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郭晉

謄録監生臣楊鸞

謄録監生臣陳全

春秋大全卷九

明　胡廣等　撰

莊公下

壬寅三年僖王十有五年齊桓七晉緡二十六衛惠二十一蔡哀十六鄭厲二十二曹莊二十三陳宣十四杞共二宋桓三秦武十九楚文十一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傳春復會焉齊始霸也穀梁傳復同會也張氏曰傳謂始霸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服是後宋人猶或

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蓋齊霸駸駸而定諸侯之心猶未一也劉氏曰伯則主諸侯諸侯莫先焉此年伐鄭宋序齊上明年伐鄭宋亦序齊上齊之未主諸侯明矣十六年九國盟幽之時齊自此始為諸侯主矣襄陵許氏曰十三年十四年會至是又會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杜氏曰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強陳介於二大國而為三恪故齊桓自此年進之以在衛上遂終於春秋汪氏曰是後惟召陵侵楚陳序衛下蓋陳在喪稱子故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禮也襄陵許氏曰鄄之再會魯尚未從桓公未能比近無以示遠務求合於魯是以受文姜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而禮防一失夫人復啓越境之惡遂成於莒之姦張氏曰文姜

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以定伯業而不知拒也文姜播惡於襄公之世桓公絶之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不鑑覆車之轍豈未聞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之法乎春秋特書以累桓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郳公作兒

左傳諸侯爲宋伐郳

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杜氏曰宋主兵故序齊上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征伐則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張氏曰小邾宋之附庸不服宋桓公爲宋伐之齊桓霸體未全正此役爲宋而興宋序齊上亦猶伐宋之師邾人爲道而序鄭之上也

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

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矣劉氏曰當是時桓未成乎伯未成乎伯而伐人猶諸侯之相伐也諸侯之相伐則必推主兵者上之是以宋先序蜀杜氏曰齊桓内不能率諸侯以朝天子外不能遏寇亂以救中國為宋討一附庸以求其服從斯徳之小乎汪氏曰石氏為郳有二郳黎來乃小邾國三國伐郳乃宋之附庸今考伐郳而後經不書郳惟書小邾城成周之役經書小邾人而宋仲幾曰郳吾役也昭二十年傳稱郳中杜氏曰小邾邾穆公予必有所據則郳為小邾明矣

鄭人侵宋

左傳鄭人間之而侵宋張氏曰間諸侯伐郳而侵宋不誠服齊以背二鄄之會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故書侵以惡之

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為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陸氏曰凡師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據左氏之說則齊侯侵蔡晉侯侵楚之類皆用大師而總數國若無鐘鼓何以行師又狄師亦有稱伐者豈是能有鐘鼓乎則左氏之例非矣公羊云觕者曰侵精者曰伐以謂深者為精淺者為觕前後有侵師至破其國伐師不深者殊多則公羊之例又非矣穀梁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齊桓伐楚不戰而服無壞宮室伐樹木之事又豈二百四十二年行師悉皆如此暴亂乎則知穀梁亦非也未有以易之者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書之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鄭氏曰伐者兵入其境侵者兵加其境而已而以為無名行師可乎汪氏曰陸淳謂不言罪名但行殺掠非謂師出無名然語辭未明有以啓後人之疑也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國語伐備鐘鼓聲其罪也襲侵無聲為蹔事也汪氏曰侵伐二字必皆當

時行師之名故雖外兵亦書伐而霸者之兵亦書侵其義之是非係乎其事之得失不以是為褒貶也然有當書伐而書侵當書侵而書伐者春秋之變例也

廬陵李氏曰按左氏鄭厲公以去年自櫟侵鄭傅瑕殺子儀而納之厲公殺傅瑕及原繁原繁曰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由此觀之則忽亹儀雖死而莊公之子尚多也齊桓若能明大義告諸侯聲厲公簒奪之罪而廢之豈不為伯業之光哉不此之顧首列于二鄄之會及其反覆三國伐之又以宋故為詞亦何足以服之矣宜乎于幽既成而旋有鄭詹之執也

冬十月

癸卯僖王四年

十有六年齊桓八晉緡二十七滅武公稱三十八年衛惠二十二蔡哀十七鄭厲二

十三曹莊二十四陳宣十五杞共
三宋桓四秦武二十楚文十二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南北爭鄭於是始左傳諸侯伐鄭宋故也孫氏曰鄭背鄄之兩會侵宋故齊桓帥諸侯伐之齊序宋下與伐郳同張氏曰伐鄭不止為宋而已蓋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襄陵許氏曰中國諸侯宋為大既為之服郳又為之服鄭宋蓋自是與齊為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蒙氏曰鄭突以庶簒嫡昭得返國突復據櫟以逼之昭以弑死突之為也齊桓始霸當聲突舊惡請于王以正其罪宣示遠近以警群聽今為宋而伐鄭非名也汪氏曰此伐鄭與二十六年伐徐皆以齊序宋下齊未成爭伯而宋猶主兵也

秋荆伐鄭

左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孫氏曰自桓公之立而荆為中國患矣十年敗蔡師十四年又入蔡今復伐鄭而桓公不能討聖人詳書之以累桓也汪氏曰齊方圖伯楚亦浸强北侵不已陳蔡鄭許適當其衝鄭之要害尤在所先中國得鄭則可以拒楚楚得鄭則可以窺中國故鄭者齊楚必爭之地也自是鄭被兵於中國者三十有九於楚者二十春秋備書以見天下之盛衰焉張氏曰齊伯未定楚威侵及中國自桓二年鄭已懼楚至此三十餘年而後受兵楚之威不輕用如此至是始為中國患矣廬陵李氏曰鄭桓公始寄帑於虢鄶得十邑而國之前華後河左洛右濟主芣騩而食溱洧實春秋要領之國而南北之樞紐也故楚禍及鄭始此而終春秋為伯主之輕重焉又曰經書荆伐鄭二始此年楚人伐鄭四始僖元年書楚子伐

鄭五始宣四年書大夫伐鄭四始成六年楚會諸侯伐鄭二始襄二十四年

附録左傳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强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强鉏不能衛其足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曹伯

左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

杜氏曰言同盟服異也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

薛氏曰許男何以先乎曹滑大也非禮班之序也桓公倡伯而亂周班之序非長諸侯之道也

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陳氏岳曰凡空書會某侯是公自會也諸侯皆序非微者明矣其諱公何也程氏曰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汪氏曰據十七年受鄭詹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陳氏曰諸侯初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盟未有言同者於是言同盟以齊桓之初主盟也夫主盟者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王者不作舉天下而聽於一邦古未之有也於其始書也曰同盟同衆辭也猶未與之專主是盟也再盟於幽之後天下知有齊桓而已矣內不言公諱之也臨川吳氏曰齊自北杏以後屢合諸侯有會無盟者諸侯之心未

一也至此而鄭服始合九國之君而為此盟此桓公糾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始自入春秋以來所未嘗有之事也然猶未敢專主盟之權故曰同盟至僖二年盟貫齊始為盟主而自此以後不復書同矣何氏曰同心欲盟也同心為善善必成同心為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盟也汪氏曰同盟之義論者不同然實皆不出於公羊之説杜預言服異蓋以左氏於幽之盟一則曰鄭成一則曰陳鄭服於新城曰從於楚者服於蟲牢于戲曰鄭服也於馬陵曰且莒服故也於雞澤曰晉為鄭服故合諸侯於重丘曰齊成曰齊服也推是論之則清丘斷道之討貳於蒲以諸侯之貳皆所以服異于戚則鄭伯聽成而鄭已服柯陵亳北伐鄭而同盟則鄭服可知虛柯則悼公初立而諸侯新服也是則因服異而言同盟也穀梁於二幽之盟皆曰同尊周於新城斷道雞澤平丘皆曰同外楚楊士勛疏謂魯莊之世楚國未强齊桓初霸直取同

尊周而已魯文之時楚人强盛而中國畏之新城書同傳云外楚則清丘亦是外楚傳省文也舉斷道以包上下則蟲牢馬陵蒲之與戚柯陵虛打之類亦是省文雞澤復發傳者楚人轉盛中國外之彌甚則戲盟亳城重丘亦其意也平丘又重發外楚之文是後中國微弱不復能外楚矣是則謂晉伯十有四盟皆為外楚新城發傳著其始平丘發傳著其終斷道雞澤舉上下以包其餘也文定以諸侯同欲而書同又以惡其反覆而書同二幽新城清丘斷道皆云同欲馬陵云同病楚柯陵雞澤平丘云同懼楚皆同欲也以例推之于戚同欲討曹虛打同欲救宋也于蒲之盟罪其失信而尋盟亳北之盟惡其既同而又叛皆惡其反覆而書同者也以例推之于戲亦既同而又叛也惟蟲牢惡其皆不臣重丘惡其受賂而不討賊即何休所謂同心為惡惡必成者也穀梁云尊周外楚即所謂同心為善善必成者也惡其反覆而書同

謂其既同而復異也杜預言服異謂其昔異而今同也愚故謂論者不同皆不出於公羊同欲之説也唐孔氏云載辭稱同啖趙謂盟辭同而無彼此之異葢惟其同欲是以載書同辭也薛氏又謂同力爭中國亦同心之意也若夫劉原父引殷見曰同謂設方明如方岳之盟故書同然襄九年楚公子罷戎與鄭人同盟于中分昭十九年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豈亦能設方明而用殷同之禮乎新城虛朾皆大夫與盟清丘則四國之大夫當時大夫雖僭然未必能備天子之禮也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安得用天子冬見曰遇之禮乎止齋陳氏臨川吳氏皆謂同者衆辭列國相與盟而莫適為主然前此瓦屋惡曹後此鄟陵皐鼬皆莫適為主而不書同齊桓晉悼皆伯者之盛不可謂其不專主盟也或者又謂霸業未盛霸業既衰則書同盟然齊桓幽之再盟不可謂霸業未盛牡丘霸業已衰而不言同晉悼之盛始終書同

盟而祝柯澶淵晉霸已衰皆不書同則霸業之盛衰固不係於書同盟與不書同盟也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荅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為不書公者諱與讐盟誤矣范氏曰諸侯同共推桓而魯與齊讐果公可事齊不會不書公以著疑焉以桓為讐而諱與盟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汪氏曰霸者合諸侯而同盟外示同欲而出於中心之誠者蓋寡先儒謂惡其反覆而書同蓋書同盟而反覆之惡自著故于幽為同盟之始而魯則失信於齊桓平丘為同盟之終而晉則辭魯昭使不與盟是皆反覆之

易見者也說者皆疑鄭詹逃來在明年不當先諱公而貶之夫春秋爲國諱惡苟不書鄭詹之來則失事實書詹來而盟幽不諱公則又彰莊公之失信故沒公不書使若微者同歃則莊公之罪不甚顯而所以譏之者至矣況聖人筆削一經屬辭比事以寓賞罰必詳上下文及前後事而後識其指歸安可謂不當先諱公乎公子翬未弑隱公而去其族齊無知未弑襄公而弟年書名紀叔姬全節守義以妾媵而特書歸于紀季子賢而不書出奔皆所以詳本末而垂法戒非可以常例而議之也朱子於綱目書魏荀攸書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漢未爲魏而言魏仁傑未贈司空而稱司空亦先事而致褒貶豈非取法春秋之遺意乎○趙氏曰穀梁云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按莊公與齊襄往來未嘗有阻豈於桓公更有疑哉此直夫子定貶責之旨何關内外寮也廬陵李氏曰經書同盟十六齊桓伯二此年幽二十七年盟幽是

也晉靈伯一文十四年新城是也景伯五宣十二年清丘十七年斷道成五年蟲牢七年馬陵九年蒲是也晉厲伯二成十五年戚十七年柯陵是也晉悼伯四成十八年虛朾襄三年雞澤九年戲十一年亳城北是也平昭各一襄二十五年重丘昭十三年平丘是也胡氏有二例有諸侯同欲而稱同者有惡其反覆而同者除于蒲亳城北惡其反覆外其餘可皆入同欲之例矣穀梁有二例曰同尊周也同外楚也除二幽為尊周外其餘皆可入外楚之例矣但不可以同欲為皆美故二幽馬陵于戚雞澤雖可褒而清丘斷道蟲牢亦書同新城虛朾于戲雖無貶而重丘平丘亦書同此公羊所謂同心為善善必成同心為惡惡必成者也要之二說皆有通處當參考為是劉氏以同盟為殷同之盟同盟之禮見於覲禮為壇祀方明方伯臨之桓非受命之伯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伯也張氏因其說曰古者方嶽有

同盟以示其考禮尊德以事天子之意桓公至是以諸侯既授以事而霸業定因舉是禮約束諸侯尊周以掩其無王之事自此欲制諸侯而脅從之者皆書同而善惡則各繫其事焉劉氏說胡氏雖不取然亦是一說也但施之清丘大夫之盟有不合耳餘見新城及亳北下又曰左氏經文會不言公者三此年幽及僖十九年齊二十九年翟泉也杜氏以幽與齊皆微者獨翟泉為諱公穀梁以此會為去公以著疑于齊為內之卑者翟泉又有公字公羊於三會皆有公字三家之異如此啖趙胡氏陳氏皆從左氏經文趙子以此會為諱與讐盟于齊翟泉皆諱公與大夫盟則三會皆公與也胡氏以此會諱公失信于齊為諱與楚盟翟泉為諱與王子盟則三會亦皆公與也陳氏以為齊初主盟不言公楚初與盟不言公晉大夫初會盟不言公則三會亦皆公與也要之胡氏與陳氏二說皆可通穀梁疑之之說據其本旨則公本與

盟但以諸侯皆疑故去公以見之而說者以魯疑而不會則又郢書而燕說矣

郳子克卒

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范氏曰附齊而尊王室王命進其爵杜氏曰克儀父名稱子者葢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高氏曰不能五十里為附庸若有功加地滿五十里則列為子男郳本附庸齊桓始霸從其征伐有功王室以是請王命而爵之為子聖人因其卒而著之陳氏曰向也曰儀父今曰郳子已賜之爵也春秋之初諸侯猶稟命於天子是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詩人為之賦無衣則諸侯猶有黜陟也

附録

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

之

甲辰 僖王五年崩 五十有七年 齊桓九 晉武三十九卒 衛惠二十三 蔡哀十八 鄭厲二十四 曹莊二十五 陳宣十六 杞共四 宋桓五 秦德公元年 楚文十三

春齊人執鄭詹

左傳鄭不朝也 公羊傳鄭詹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 穀梁傳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

書齊人執詹惡去聲齊之詞也 劉氏曰執詹書人責齊之詞也不稱行人非使

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葢用事之臣也孔氏曰傳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是詹最貴也齊以不朝責鄭鄭令詹詣齊謝罪齊人執之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黃氏曰即人之身而得治己之道治己之道初不難見覿其責於人者而已即己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待人之道不必遠求覿其施於己者而已此春秋待齊之意也襄陵許氏曰宋大鄭小齊桓葢德宋而威鄭文王之興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桓反之是以為伯道也至於宋襄執鄫之虐則桓不為矣張氏曰詹不氏與柔弱同桓執鄭詹討鄭不朝之罪當書齊侯而稱人以非伯討貶也諸侯不服不能脩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皆出於

力不贍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為可見矣○趙氏曰公穀皆云詹鄭之微者書甚佞也言微者不當書特為佞書諸見執者豈無罪乎何獨特書此佞穀梁又云以其逃來志之若執猶不書奔何足書乎若未來魯但言自齊逃來足知見執何必先書之劉氏曰春秋未有微者而得書於經穀梁曰人者衆辭以人執與之辭也非也宋人執鄭祭仲邾人執鄫子亦可謂與之乎廬陵李氏曰鄭詹說左氏是公穀皆以詹為佞人此無據之言杜氏以稱人為賤之穀梁文以稱人為與齊皆非

夏齊人殲于遂 殲子廉反 公作殲

左傳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公羊傳殲者何殲積也衆殺戍者也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為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

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抑敵也

殲盡也啖氏曰殲者自滅之義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杜氏曰齊人戍遂遂人討而盡殺之故以自盡為文何氏曰稱人衆辭臨川吳氏曰齊桓伯事方興而以彊大吞小弱滅遂而慮遂之遺民不服故遣齊之民戍守其地以無罪滅遂固已失遂人之心矣而齊之戍者或又淩滅其舊民故遂人憤怒而盡殺之春秋書此者見音現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强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事見左傳

定公四年 楚雖三戶可以亡秦 史記范增傳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後之滅秦者皆楚人也韋昭曰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左傳哀四三戶杜氏曰丹陽縣北三戶亭服虔曰三戶漳水津也 固有是理足為强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劉氏曰齊滅人之國而又戍之以自取死亡故令其文如齊人自死于遂也陸氏曰不曰遂人殺之齊自取也張氏曰絕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强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不言遂人殲齊戍而書其自殲所以申遂人復讐之志而著桓公不仁以至於自殲其衆也襄陵許氏曰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詘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著其民不歸也孟子謂伯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荀子謂桓公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則所滅蓋

不盡書書滅諱滅遂上下一見之也汪氏曰穀梁謂無遂而存遂乃春秋存亡繼絶之意亦猶紀巳滅而書紀叔姬卒葬紀叔姬存紀也陳巳滅而書葬陳哀公書陳災存陳也○趙氏曰穀梁曰此謂抑敵也此說乃譏其不善用兵恐非實迹

秋鄭詹自齊逃來

公羊傳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穀梁傳逃義曰逃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范氏曰執得其罪故也義也今而逃之是逃義也陸氏曰凡言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

逃者匹夫之事杜氏曰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言與匹夫逃竄無異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

儻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常山劉氏曰詹為正卿不能自辯以理取直而歸反如匹夫之逃越在他國斯可賤也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劉氏曰書逃責詹之辭也詹自以為有罪邪雖死之可矣自以為無罪邪尚何逃之有詹恐其見殺因逃而苟免則是不知命也永嘉呂氏曰覩逃之一字則詹之有罪無罪皆可知矣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陳氏曰外逃不書齊高固高厚逃歸皆不書逃來則書之

逃來譏與之接也張氏曰執列國大夫踰歷三時不令其服罪而去防閑也慢國因亡逸齊之罪也竊身逃竄同於苟免之匹夫無大夫之行失節辱國詹之罪也為逋逃主以取伐於伯主魯之罪也汪氏曰左傳僖七年稱鄭有叔詹為政則詹雖逃奔魯蓋不久而歸鄭矣汪氏曰春秋書逃有三鄭伯陳侯言逃歸是為君而不知義者也鄭詹逃來是為臣而不知義者也廬陵李氏曰書逃三此年及僖五年鄭伯逃歸不盟襄七年陳侯逃歸也君臣同詞皆匹夫之事也然宣十七年高固逃歸不書襄十六年高厚逃歸不書則春秋不以逃義罪二子也

冬多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麋杜氏曰澤獸鹿之大者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何氏曰言多者以多為異也京房曰廢正作淫為火不明則國多麋山陰陸氏曰陰盛所感惡氣之應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高郵孫氏曰以有為災則書有有蜚是也以無為異則書無無水是也麋者常有之物惟其多則書之高氏曰聖人於災之中各為之辨麋書多者以多為災也蜚蜮書有者以有為災不繫多少也麋則常少以多為災不繫於有也螟螽之書不以其有不以其多但為災則書之

乙惠王巳元年十有八年齊桓十晉獻公佹諸元年衛惠二十四蔡哀十九鄭厲二十五曹莊二十六陳宣十七杞共五宋桓六秦德二楚文十四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范氏曰天子立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吕氏曰夜食云者必在丑寅之間故晨興而猶見

附録左傳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

夏公追戎于濟西

左傳不言其來諱之也公羊傳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

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杜氏曰濟西濟水之西

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杜氏曰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孫氏曰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戎備為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啖氏曰去社稷遠追戎危公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劉氏曰公追戎于濟西此無愛民之意而有不仁之心任詐謀而尚奇功勝固不足多也況又不勝乎凡君之於其民也猶父母之於子于陷水火父母

不避焦溺而救之豈坐視之待其然且没而施巧變哉髙氏曰敵勝而去則不可追追者敵之敗者也敵緩而去則不必追追者敵之奔者也先王之法從緩不及逐奔不逺逐奔不逺則難誘從緩不及則難陷故敵知畏而遁斯止矣弗追也臨川吳氏曰戎即隱桓與之盟者戎入魯境魯將禦之而戎遄退故魯莊以兵逺追之汪氏曰春秋書追者二追戎濟西譏其在境而不能預備也追齊師至酅譏其出境而弗敢及之也奔既不克預修戎備遏於未來至於戎至境内又不克隨時應變命將出師以勝非類之敵及其已退乃輕千乘之貴躡其後而逐之何足取哉　啖氏曰左氏云不言其來諱之也據書追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爾直書事實有何諱乎劉氏曰公羊以謂大其未至而預禦之非也若未至而禦何得謂之追乎穀梁云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非也戎若不來公則無追若不言伐不

使戎邇於我則言伐者皆使其邇於我乎又曰于濟西大之也亦非也但云公追戎未知追之於何所耶理所必書何大之之有

秋有蟚蟚又作蜮音或

左傳為災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蟚蟚射人者也

蟚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微矣杜氏曰蟚短狐也含沙射人本草謂之射工孔氏曰洪範傳云蟚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蟚淫女惑亂之所生也陸機詩疏云一名射影在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瘡如疥徧身濩濩或或故為災

魯人祭之以聞于朝

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佃字農師宋建中靖國時人著春秋後傳二十卷　蟚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張氏曰漢書五行志劉向董仲舒已有是說蓋麋者迷也蟚者惑也是時文姜為亂於閨門之内其遺毒餘患至然文姜卒再成簒弑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於野何足怪乎汪氏曰麋蟚乃物異之惡者也鳳麟乃物異之美者也　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

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汪氏曰春秋書螟螽蝝生志蟲之害稼者也書多麋有蜮有蜚有鸜鵒來巢志物之為異者也蟲之害稼苟有蓄積以賑飢民則不為災物之異常苟能脩德以消天變則不為異人為不善以致天變又不知警省而改過遷善以消悔怒則禍患之來弗能救矣或謂蜮字以古隷較之作蟘即蟘也食苗葉者竊疑春秋書螽螟皆不言有此書有蜮則為異而非蟘矣廬陵李氏曰記異書有三此年有蜮莊二十九年有蜚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公羊疏曰此不言來者亂氣所生非自外來也

冬十月

附録左傳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丙惠王十有九年齊桓十一晉獻二衛惠二十五蔡哀午二年二十鄭厲二十六曹莊二十七陳宣十八杞共六宋桓七秦宣公元年楚文十五卒

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黄敗黄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初鬻拳强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

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太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畧之也其不曰數踰惡之也程子曰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

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怨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

媵淺事啖氏曰媵卑者之事也常事不書為遂事起本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薛氏曰正卿送媵禮之過也遂盟非其事也蒙氏曰媵女事之常而盟者國之重事況於盟伯主可以遂事往乎禮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

己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趙氏曰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遂者專事之詞（何氏曰遂猶造也專事之辭孔氏曰遂擅成事也）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杜氏曰結魯大夫也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丘氏曰既曰受命則不可專命矣但曰不受辭則不過權其事宜而專制應對之辭而已）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去聲）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

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孫氏曰結矯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蜀杜氏曰諸侯專相為盟猶曰不可況以大夫不奉君命而專之乎故明書以示譏呂氏曰使結既盟而齊宋不來伐猶當以擅命之罪加之況無益而有害乎○劉氏曰公羊以為陳人者陳侯也非也云公子結以媵婦歸陳侯之婦則文理不成又無故貶損陳侯使從人稱非正名之義穀梁傅辟要盟也亦非也魯譏欲自託於大國豈敢以媵婦之名而遣使以取戾於伯主哉使者銜媵婦之命而遂要大國之盟是乃要盟矣何謂辟要盟乎汪氏曰前漢馮奉世矯制發兵擊破莎車議封奉世蕭望之曰矯制發兵雖有功勛不可為後法陳湯矯制發兵與甘延壽襲斬郅支單于軍還論功匡衡等以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復加爵土先儒謂奉世

延壽湯矯制以成功望之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今考朱子獨曰凡此類悉以矯制書之豈非取法春秋譏公子結之遺意乎然考之傳註說穀梁者以謂公子結之媵與盟皆出君命左傳注疏則謂魯使公子結往媵而盟非魯公意臨江張氏臨川吳氏又以盟出君命而媵乃結之私事據文定傳則二事皆非君命竊考經文不書如陳送媵而書媵陳人之婦則非奉君命而媵陳之微者矣微事不見於經書者譏其因事於齊宋盟耳若齊宋之盟出於公命當如公孫茲如牟因聘而娶經但書聘而不書娶此亦但書盟而不書媵矣廬陵李氏曰魯大夫書遂始於此僖三十年公子遂遂如晉襄公十三年季孫宿遂入鄆大夫之專國有漸然盟聘而專猶可也兵事而專甚矣然胡氏釋遂字又有專事兩事生事之殊要之皆不宜遂也公羊以為善穀梁以為魯實使之此非經旨

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杜氏曰非父母國而往書姦張氏曰為國君之母非父母國而出入縱恣此行比於詩之所刺謂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者抑又甚矣莊公既無復防閑之意而執國政者無人抑又可知安得不成淫風而致篡弑之禍也臨川吳氏曰夫人自齊襄弑後八年不出因十五年文一至齊蓋假托國事以愚其昏懦之子莊公不能制故於今如莒也父母殁不得歸寧雖兄弟之國且不可往況往他國乎

附録 左傳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此見伐之始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程子曰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何氏曰鄙者邊陲之辭

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己與人以招寇也臨川吳氏曰魯之臣送己女為媵而遂與伯主大國盟不恭也是以與其罪而伐之陳亦以結媵其國人之婦而輕慢伯主故與齊宋同興問罪之師結不知禮而為師為公兩失歡好禮之不可不謹也如是　或以結能為魯設免難之策為齊宋畫講好

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為春秋予之故稱公子非矣啖氏曰結必非命卿嘉其能與齊宋盟以安社稷故特書公子劉氏曰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相伐而有覲親友賢善鄰之義此結所以得為魯設免難之策為齊宋畫講好之計俱合於道其功甚美而身固在境外也與專命君側者異指是乃春秋與結也裴氏曰是歲周有子頹之亂衛師燕師稱兵伐周立子頹天子播遷于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魯是春秋所責也汪氏曰或謂齊討鄭詹之納夫詹之來已三年苟為鄭詹而討則不在斯時興兵矣○廬陵李氏曰經書齊伐我十四始於此莒伐我三邾伐我三吳伐我一皆書鄙穀梁說是也惟哀公之編吳伐我齊國書伐我不書鄙者胡氏各有說又曰齊之伐魯雖由公子結之不恭然魯自受鄭詹而背盟幽之信已得罪於齊矣齊宋伐魯之謀恐公羊亦得

之但公子結文

重齊之忿耳

丁未 惠王三年 二十年 齊桓十二 晉獻三 衛惠二十六 蔡穆侯元年 鄭厲二十七 曹莊二十八 陳宣十九 杞共七 宋桓八 秦宣二 楚堵敖熊囏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正也

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 范氏曰夫人比年如莒過而不改無禮尤甚 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 禮記經解疏禮禁亂之所從生亂生

之處則豫禁之若深宮固門閽等守之諸侯夫人父母沒不得歸寧之類坊謂堤坊又作防古字通用

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録於國風以訓後世朱子曰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宋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乎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者故也使知男女之别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杜氏曰夫人父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卿寧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

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禮記經解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臨川吳氏曰此年書夫人往它國以姦而魯莊若罔聞知昔年猶可諉曰年未長也今年既長矣而如此其不子也甚矣張氏曰春秋詳書葢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是時一反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夫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此聖人所以詳書文姜之行歟高氏曰

春秋迹其淫亂不可勝書故於將薨復三見之要其由惡以終為萬世婦人之戒汪氏曰文姜以桓三年至自齊至是蓋年六十矣淫姣之行老而彌甚比歲如莒備書不削雖國惡不容諱也唐武后年且八十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内供奉醜惡無恥不可勝紀朱子綱目於武曌將殂之際屢書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周賜張昌宗爵鄴國公其亦春秋志姜氏如莒之遺旨歟

附録左傳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於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夏齊大災

公羊傳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㾐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穀梁傳其志以甚也杜氏曰來告故書天火曰災張氏曰齊人來告而魯往弔之也○啖氏曰公羊云大災者何大瘠也若以大災為大瘠新宫災亦是新宫瘠乎災天火也大之者甚災大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公戎作我

張氏曰齊桓於是舉攘戎狄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家氏曰周有子頽之亂齊桓為盟主若罔聞知鄭伯虢公胥命于弭以兵討亂殺子頽王入于王城齊不能預也去年伐魯今年伐戎大率逐利以自

私於王室何有○汪氏曰穀梁傳作伐我葢誤也經書外伐我十有九皆書西鄙惟哀八年吳兵至城下十一年齊師伐我戰于郊兩書伐我此言齊人則將畀師少安能深入乎當從左傳作伐戎

戊惠王申四年　二十有一年　齊桓十三晉獻四衛惠二十七蔡穆二鄭厲二十八卒曹莊二十九陳宣二十杞共八宋桓九秦宣三楚堵敖二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左傳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汪氏曰十四年杜氏注鄭子莊四年稱伯會諸侯而以為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簒而實君雖君而實簒不没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況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為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没其實也亦可以為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高氏曰高渠彌弑昭公立子亹齊人殺亹祭仲立子儀春秋皆没而不書以突爲鄭伯故也永嘉吕氏曰入于櫟書鄭伯卒書鄭伯始終書爵明其能君故著其實耳張氏曰突莊公之孽子莊公既没奪忽之位中間雖爲祭仲所逐入于櫟卒取鄭國故不復著忽亹儀之在位以其不能君也論者以爲突始終能君夫篡弑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復記其卒于位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賊得終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傳婦人弗目也范氏曰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不書地張氏曰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莊公之終兩君弑哀姜慶父誅而後魯亂始息也

附録左傳王廵虢守虢公為王宫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氏曰八月乃葬緩王氏曰據左氏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勲在王室然不免謚為厲者其始以賂而篡立中以虐而出奔周室雖衰公議尚在臣子私謚不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攷也

乙惠王二十有二年齊桓十四晉獻五衛惠二十八蔡穆三鄭文公捷元年曹莊三十陳酉五年

宣二十一杞惠公元年宋桓十秦宣四楚堵敖三

春王正月肆大眚眚所景反公作省

公羊傳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穀梁傳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失赦也為嫌天子之葬也程子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杜氏曰赦有罪也放赦罪人蕩滌衆故以新其心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

舜典曰眚災肆赦蔡氏曰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肆縱也若人如此而入於刑則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

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程氏曰赦釋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也罪罰而赦之非義也故寬之而已

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蔡氏曰刑疑有赦則質于罰而聽其贖罰疑有赦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

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

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音妄鄭氏曰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讐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遺忘若閒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敕江反愚鄭氏曰惷愚生而癡騃童昏者幼弱老耄若今律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茅堂胡氏曰罪在五刑上天所討大眚皆肆春秋譏之孫氏曰肆大眚非正也亂法異常者也臨川吳氏曰眚固可赦而不言大聖人雖至仁然赦人之罪亦必有所斟量於其閒不一槩也書肆大眚則罪之大而不當赦者亦赦之譏其惠姦佚罪也後

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益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汪氏曰通鑑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亮卒後延熙九年大赦孟光青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三國志蜀諸葛亮傳賛曰至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陳氏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堯舜三代之法不可偏廢者後世兩失之偏慘刻者不復察其情舉故失而盡刑誅之及姑息之過如莊

公者反取大罪極惡而列之眚災以從肆赦之例怙終得志良善痼瘝書曰肆大眚以其務小惠而失大德也○啖氏曰肆者放也眚者過也如今之赦爾公羊云忌省有何義乎趙氏曰穀梁云為嫌天子不許之葬按當時天子微弱魯豈畏之乎若實有畏王之心則自赦以除母罪豈為得禮且魯莊未嘗有怨齊之心以葬母肯有所忌赦自赦葬自葬爾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公羊傳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君配可以言小君也何氏曰文者諡也夫人以姓配諡

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

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殁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為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陸氏曰母有罪子不可得而貶葬生者之事也臣子之禮其可虧乎婦當從夫謚後代訛謬無别有謚非正也夫人稱小君言位比君而小耳高氏曰婦人無爵何謚之有先王之制但取夫人之謚冠於姓之上以明所屬詩所謂莊姜宣姜共姜經所謂宋共姬是也豈有不係其夫而别自為謚者哉夫人姜氏弑逆淫亂之人得罪於宗廟國人之所不容今也云亡雖以子母之故不忍棄絕則葬之足矣又别為之謚曰文而不復繫於桓公自是魯國從而效尤凡夫人之死皆為之别立謚後世因循不改大失春秋之旨矣沙隨

程氏曰婦人之謚從夫文姜別作謚以其得罪於先公也其後或妾母僭稱夫人或雖正嫡亦不能從夫謚者著禮之亂也臨川吳氏曰夫人之尊與君同故薨葬一如君禮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音禦公穀作禦

此書專殺之始左傳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

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在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其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范氏曰禦寇宜公之子

公子之重視大夫劉氏曰以為大夫則非大夫也以為世子則非世子也然而書者知

其為君之嫡也君之嫡雖未為世子未可稱世子而巳有可以為世子之端矣故不可不重也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魯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汪氏曰稱公子者一莒意恢稱大夫稱名氏者三十四鄭申侯公子嘉公子黑晉丕鄭父陽處父先國趙同趙括郤錡郤犨郤至胥童齊國佐高厚宋山衛元咺公子瑕孔達蔡公子燮公子駟公孫姓公孫霍陳洩冶慶虎慶寅楚得臣宜申公子側公子申公子壬夫公子追舒屈申成熊郤宛不稱名宋曹各一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

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汪氏曰稱公子者一陳御寇稱大夫稱名氏者四晉先都士穀箕鄭父陳公子過宋大夫不稱名者一不稱名而稱官者一其一弒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陳氏曰苟殺有罪則稱人稱人者討辭也非殺有罪也而亦稱人猶曰衆人殺之焉耳汪氏曰殺弒君之賊而不以其罪則亦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如晉里克衛甯喜是也攷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孫氏自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書諸侯

殺大夫者四十七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無王甚矣陳人殺其公子御寇譏專殺也稱君稱國稱人雖有輕重其專殺之罪則一也永嘉呂氏曰殺之或稱公子或稱大夫或稱大夫公子稱公子者公子而非大夫也稱大夫者大夫而非公子也稱大夫公子者公子而為大夫也又有以官舉者以官之重而著之也觀聖人所書而褒貶寓乎其中矣張氏曰不稱世子未誓於天子也未誓則稱公子重王命也御寇乃君之適嗣為一國之儲貳而衆人得以殺之則其所以自處必有失其道者矣故劉氏譏禦寇之為人子足以殺其身而春秋略殺者之罪也劉氏曰左氏稱殺其大子杜云陳人惡其殺大子之名故以國討公子告非也苟殺其大子而赴以公子則仲尼

安得不改而正之耶

夏五月

孫氏曰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此葢下文有脫事爾臨川吳氏曰書時之首月而四訛為五也家氏曰何休云譏莊公娶讐女不可奉先祖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首時此穿鑿之說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傒音奚

公羊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穀梁傳不言公高傒抗也程子曰高傒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葢諱公盟始與讐為昏惡之大也廬陵李氏曰按穀梁註曰微者盟不日故及宋盟宿及蘇子盟女栗不書日者微者之盟也及高傒處父荀庚良夫郤犨孫林父向戌皆

書日者實公盟而諱之也此說是矣公出國都而盟惟高傒向戍蓋公不敢坐盟之此正與晉悼出長樗盟公相似然晉悼與公敵體則出而盟公可以爲嫌魯公屈體而從大夫卑弱甚矣

冬公如齊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程子曰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杜氏曰父母葬未再期而圖昏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矣范氏曰喪婚不待貶絶而罪惡見

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傒齊之貴大夫也曷爲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傒盟也趙氏曰凡

盟不曰內皆指公也明書高傒見其抗敵之罪也高氏曰高傒不去族異乎晉之處父也家氏曰及處父盟彼時公身在晉晉君不與公盟使其臣盟公故春秋深責晉人之無禮去處父族以示貶此其齊魯均責焉耳蓋諱之中有權度存焉汪氏曰防盟出公意故高傒不去氏

來議結昏娶讎人女大惡也

張氏曰敵大夫以自卑輕君體以自弱去國都而汲汲於小信與及向成盟于劉一也而此復以婚姻而結盟不顧禰廟不共戴天之讎而議娶齊女比事以觀此爲惡之大者也家氏曰或謂魯與齊既爲會盟春秋無責通婚不亦可乎夫主夏盟者齊桓也請昏而納幣者齊襄之女也盟讎人之身猶曰爲其霸也諸侯皆在不得不與於盟娶女豈無他族必讎女而後取其何以奉粢盛入先君之廟乎

娶者其爲吉下主乎己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之

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臨川

吳氏曰莊公受制於母年長而不得娶母既死急於娶故於喪制中屈己與齊大夫盟而求昏焉齊之許未堅而公自如齊納幣納幣非公所當自行也吕氏曰莊公失禮者三娶讐女一也喪未畢二也親往納幣三也啖氏曰納幣常事不書凡書者皆譏也蜀杜氏曰春秋内適外曰如苟書其事蓋非常也動涉非禮明書之以示貶趙氏曰昏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納徵即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書其二以納幣方契成逆女爲事終舉重之義也廬陵李氏曰書納幣三文二年公子遂譏喪娶成八年宋公孫壽昏禮不當使公孫也蓋昏常事不書凡書皆譏矣

庚戌惠王六年二十有三年齊桓十五晉獻六衛惠二十九蔡穆四鄭文二曹莊二十一卒陳宣

二十二杞惠二宋桓十一
秦宣五楚成王頵元年

春公至自齊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比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張氏曰書至告于廟也春秋書至蓋原於書巡狩而歸格於藝祖用特之意聖人以舉動之公往返之節質之幽明而無愧也今莊公忘父讐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其心將何如哉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比事屬辭示人之意顯矣汪氏曰公行二十有三書至者五而已公親往納幣既忘桓公之世讐復廢文姜之喪禮自是而下觀社逆女皆至焉聖人之意豈不深切著明哉廬陵李氏曰齊桓之編莊公與之會盟遇伐救者九皆不書至獨三如齊書至者此三事皆為娶讐女而行也僖公與之會盟七不書至兩如齊亦不書至獨伐楚伐鄭壯丘于

淮書至伐楚伐鄭大其功牡丘于淮志其褒也當桑公穀方通○汪氏曰說公羊者以謂公如齊淫此未必然

夫莊公議昏于齊至再至三盟防遇穀盟扈屢為好會納幣觀社逆女屢造於齊莊公求之如是其急齊桓許之如此其緩又安肯容其縱淫於其國而不恥耶

祭叔來聘

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杜氏曰穀梁以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

范氏曰祭叔天子寰內諸侯南季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此奪之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

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啖氏曰私行假言聘故不言王使以譏之陸氏曰不言使者原其來意非天子之命爾

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陳氏曰聘不稱使私相為好也自桓之中年王室無聘魯者王命不行於天下莊僖崩葬葢不見於經矣是故春秋之初亟書王人於是祭叔私相為好君子葢有感於此而非徒以譏也汪氏曰祭采地叔字天子之大夫也儻不以王命來則當以祭伯來之例書儻以王命來則當以天王使凡伯來聘之例書今但曰來

聘見其假王命而私交也臨川吳氏曰祭圻內之國王臣也不當外交諸侯而祭自入春秋伯之來公之來叔之來聘凡三交魯矣王臣私交之非禮或朝或聘其罪一也永嘉呂氏曰王臣聘魯者八列國聘魯者三十一他皆言使此獨不言使或謂祭叔以私來而自以聘禮行也然祭伯未私來也言來則不當言聘聘非自來也或謂祭叔使人來聘其不稱使不與祭叔之使亦非也此與武氏子來求賻毛伯來求金一例爾益武氏毛伯之來非王命故皆不言使祭叔非王命而來聘故亦不言使也汪氏曰春秋書使人來聘未有止稱其君而不著其臣者荊楚無君臣之詞然曰荊人來聘亦指荊之微者爾曷嘗言荊子來聘哉或云祭叔乃祭公之臣或以為祭公之弟果其臣若弟而不言使則是隱公私交之迹矣或云祭叔請王命而來聘苟請命于王則王命之矣舊史必書曰天王使祭叔來聘聖人何以知其擅命而削不稱

使邾

夏公如齊觀社

左傳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志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境觀社非禮也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無事不出境程子曰昏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蓋齊難之

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

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何氏曰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言觀社與納幣同義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陳氏曰諸侯非享覲不踰境如齊觀社非禮也臨川吳氏曰社者諸侯祭其土宇之常事未聞鄰國之君往觀之者如齊而曰觀社此何禮哉按襄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蓋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以夸示威衆而聚人觀之故莊公得託此為名以如齊也家氏曰穀梁以是行為尸女尸之云者盛其車華其服炫惑婦人而蠱其心要其從己是之謂無别故書以責之納幣未幾而以觀社再出此誨淫也劉氏曰觀社與觀魚一也觀社稱如觀魚不稱如内外之辨也諸侯於其境外

可以言如於其境內不可以言如茅堂胡氏曰公行悉書皆是非所在治亂係焉如齊納幣則見其結昏仇讐如齊觀社則見其非王事民事而妄動輕舉也

附録左傳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公至自齊

穀梁傳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汪氏曰宗廟社稷諸侯所同有也其禮有常度其祭有常日公廢魯社而觀齊社何以守土而治民哉況公之意以觀社為名而實竊齊女其誨淫召亂必矣所以危而書至也

荆人來聘

楚交中國始此公羊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穀梁傳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荆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肆暴不恭故外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杜氏曰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詞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何氏曰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始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許夷人者不一而足孫氏曰以其慕中國脩禮來聘少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荒而能脩中國諸侯之事

則不念其肆暴不恭而遂進焉范氏曰明聘問之禮非蠻荒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見聖人之心樂與為善矣後世之君苟能以聖人之心為心則與天地相似凡要荒以外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邇人安遠者服矣通鑑唐德宗曰外域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命歸吐蕃之俘吐蕃大悅遣入貢春秋謹內外之辨而荊吳徐越諸夏之處僻陋者劉氏曰吳楚徐越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周室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貶其稱雖然列號則舉其本封書爵則黜其僭竊推之可遠引之可來也故書

法如此陳氏曰聘未有稱人者其稱人何荆未有大夫也聘未有不稱使者其不稱使何荆未有君也荆未有君大夫而稱人於是始益進之也隱桓之春秋舍王室若姻鄰無聘魯者矣而荆人先諸夏脩聘於上國進之也亦憂之也張氏曰楚自四五年來先加兵於鄭蔡而聘使至魯用遠交近攻之術汪氏曰公穀皆謂稱人所以進之或謂春秋著其漸盛今考楚之交中國始書荆人繼書楚屈完然後書楚子使椒楚子使遂罷盖始而聘則嘉其慕義而稱人既而來盟乎其服義則進而稱名氏及其浸慕中國其來會諸侯則進而稱人使季札聘則嘉其慕義而漸講聘好則稱君稱臣矣吳之始見也亦祇舉號及稱君稱臣雖曰進之而吳楚漸盛之勢已見于言意之表矣然楚之初聘止曰荆人而不著君臣雖曰進之而實則略之也盖不可言荆來聘故謂之荆人特比于舉號則為進之耳故以謂君臣同辭夫君臣同

辭則止稱國既曰荆人則是荆之卑者特比於君使臣則其辭未詳焉耳曷可謂君臣同辭哉廬陵李氏曰荆之聘魯三始書荆人繼書楚子使椒又繼書楚子使薳罷蓋進之以漸也其進之之義三傳皆同然蠻荒之情每假禮以行其詐荆聘魯而旋有伐鄭之師介朝魯而繼有侵蕭之役秦人歸襚來聘而意在河曲之戰其窺覘之諜離間之術常如此故陳氏張氏之說皆得之

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梁傳及者内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張氏曰為昏姻而齊難之也不可與為昏姻則當絕之數與之約然後與之書此所以著莊公之不子而齊桓之待人不以義也汪氏曰莊公急於得偶數相會盟故簡禮而為此會也胡傳義見盟扈

蕭叔朝公

公羊傳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穀梁傳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杜氏曰蕭附庸國何氏曰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

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王氏曰中國附庸之君例書字爲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啖氏曰人君相見曰朝皆受之於廟以重禮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杜氏曰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故禮非其所

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孫氏曰諸侯相朝非禮也朝于內猶曰不可況朝于外乎故曰蕭叔朝公以交譏之也劉氏曰為禮非其時猶非其禮也為禮非其處猶非其禮也為禮非其義猶非其禮也九月郊五月烝此之謂非其時蕭叔朝公此之謂非其處祭叔來聘齊侯來獻捷此之謂非其義雖有肅敬之心繁飾之容而君子不受也故禮非其禮而猶不受必歸之正而止又況乎未始有正者乎張氏曰蕭之朝魯之受皆非禮也汪氏曰齊莊公弔杞梁之妻妻於郊辭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若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使魯莊能如梁妻之知禮而辭蕭叔之朝則為不悖於禮矣今莊公詘於私欲而受非禮之禮故聖人特書曰朝公而不曰來朝所以交貶之也高氏曰公納幣而還

則祭叔聘之觀社而還則荆人聘之遇穀則蕭叔朝之此其志所以自得而不復忌憚也○廬陵李氏曰蕭叔左氏穀梁皆以為名胡氏以入中國附庸稱字之例正義曰蕭本宋邑宋桓公之立蕭叔人必有功焉宋人封以為附庸又曰蕭叔之朝公與僖公之朝王所其非地一也彼言所而此不言所者王者以天下為家無適而非所也

秋丹桓宫楹

左傳秋丹桓宫之楹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宫楹非禮也公羊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何氏曰楹柱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夸大示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扈音戶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程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范氏曰桓盟不日也盟日者前公如齊觀社傳曰觀無事之詞以是為尸女也公怠棄國政比行犯禮憂危甚矣霸主降心親與之盟實有弘濟之功而魯得免於罪臣子所慶莫重於此時事所重文亦宜詳故特詳日以著之杜氏曰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

孫氏曰扈齊地

程氏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禮記昏義疏三十而娶庶人禮也文

王十五而生武王知人君之昏娶不可以年三十重昏嗣也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為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内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葢為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孫氏曰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十四歲

即位又二十四年如齊逆女年三十七始昏者文姜制之不得以時而昏耳故母喪未終如齊納幣圖昏之逆也陳氏曰莊公制於其母必齊女也而後娶汪氏曰漢惠帝制於呂氏立姊魯元公主女為后雖娶甥女而不顧與莊公事頗相類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而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張氏曰至此又盟以結其言而後許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之主而毋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為後戒也汪氏曰越禮要盟遠至鄭地而不恥者促昏期也臨川吳氏曰遇穀以請而齊猶難之故盟以要其信而後許也夫求昏者可求則求不可則已許

昏者可許則許不可則却魯欲求齊昏不以媒妁往覘其可不可公乃自與齊高傒盟以求之未得齊諾而公遽親納幣是與彊委禽者同也彊納幣而猶未諾則又往觀社以請觀社以請而猶未諾則又遇于穀以請遇穀之後宜若可矣又必盟于扈而後可焉何其難之之甚也二國之昏姻不以禮不以義如此哀姜之不終也宜哉○汪氏曰諸傳皆謂莊公受制於母俾娶讐女今考莊公以文姜葬後求昏于齊自盟防而會遇者三自納幣而如齊並三汲汲奔走不憚煩勞而且盛飾稱宫以夸示其配使莊公果以文姜遺命而娶齊女亦縱欲而不能自克耳非廹於義而不敢違也廬陵李氏曰齊桓之編會盟惟此盟及葵丘書日此盟公羊以為危之范甯以為喜之二説各不同穀䟽行傳雖有桓盟不日信之文亦有不日數踰惡之事故知此日者喜伯者與盟也此時齊桓威德既盛與公結盟同德有危故范氏以為臣子所

慶而詳之也然以上文三書
至之法觀之則公羊說亦是

春秋大全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卷十

明 胡廣等 撰

莊公

辛亥七年 惠王二十有四年 齊桓十六 晉獻七 衛惠三十 蔡穆五 鄭文三 曹僖公赤元年 陳宣二十三 杞惠三 宋桓十二 秦宣六 楚成二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左傳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

乎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宫桷非禮也穀梁傳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宫桷丹桓宫楹斥言桓宫以惡莊也

公將迎姜氏丹桓宫之楹刻其桷杜氏曰刻鏤也桷椽也張氏曰於礱斲之外又加刻鏤之工為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於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

見殺於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於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為後鑒也王氏曰楹以黝堊桷以斲礱皆天子之制丹楹刻桷則僭侈甚矣魯用天子禮樂而莊公又過之以夸示仇女聖人備書而惡自見矣家氏曰鳥獸知有毋而不知有父人知有父而復泝其父之從出而知有祖焉有曾祖焉有高祖焉又泝其曾高之所從出而有始祖焉皆為之廟以祀之聖人因為之制宗廟祀享之禮自天子至公侯卿大夫士隆殺有等然後盡於禮不以踰禮為禁也不以僭禮為孝也今莊公忘父之仇徇毋

之欲娶仇女為夫人知有毋而不知有父既又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以盖其無父之耻不思廟有常制獨於桓宮而丹楹刻桷是悖禮也以悖禮施之親廟不足以榮其親適足以悖其祖知有毋而不知有父無父也隆於其父而薄於其祖無祖也無父無祖禽獸之道也春秋書丹桓宮楹刻桓宮桷以見五廟並列而桓廟獨違制而盛飾深著莊公之罪也永嘉吕氏曰或謂成三年新宮災親廟切近不忍稱故稱新宮桓宮乃親廟切近也不言新宮以惡莊也是不然宣宮神主未入廟而遇災故書新宮若桓宮則固已久矣宜其不稱新宮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迎女

公羊傳何以書親迎禮也穀梁傳親迎桓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廬陵李氏曰逆女例五目見桓三年此條諸傳皆同惟公羊杜氏以為合禮非也

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陳氏曰親迎女不書惟莊公特書之則以娶齊女也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

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迎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為戒者也啖氏曰凡婚姻合禮者皆不書如魯往他國親迎皆常事不書他國來亦如之凡書者皆譏也趙氏曰凡男女之禮人倫之本也風教之始也是以先王敬之故紀其闕耳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臨川吳氏曰親迎常事不書公納幣越三年而後得親迎以非常而書故致之以示譏也張氏曰王裒讀蓼莪之詩而哀痛終其身莊公思妃偶之合兩年之間三至齊廷而

念不及其父春秋所以詳書而誅其心也歟汪氏曰魯十二公娶夫人惟莊公書納幣則譏其親納幣而娶仇女也文公書納幣則譏其喪未畢而圖婚也桓文宣成書迎皆譏不親迎莊公親迎於仇國則亦譏也僖公之納幣迎女合禮則不書矣○陸氏曰公羊云親迎禮也按合禮則常事不書故知穀梁譏迎於齊是也蜀杜氏曰公羊杜元凱皆以為禮不明春秋常事不書之旨耳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左傳秋哀姜至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柰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穀梁傳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

何以不致汪氏曰據文姜穆姜齊姜皆書至不可見乎宗廟也劉氏曰言入非致廟之丈也姜氏齊襄公之女臨川吳氏曰若以為齊僖女則僖卒已二十八年豈有未嫁之女且未應娶母妹為夫人若以為齊桓女則計齊桓之年蓋下於魯莊應未有可嫁之女可婿魯莊也其齊襄之遺女耳入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為弗受也昏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汪氏曰公以七月至而姜氏八月乃入已失夫婦之正弒閔孫邾之亂兆也孫氏曰公親迎於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為國不亂何待故曰入以惡之臨川吳氏曰凡卿為君迎夫人本非禮也猶且以

夫人同至公親往迎而不與同至失禮甚矣 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范氏曰薦進舍置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為後戒也陸氏曰夫人至書月以娶仇女之故特變文書入而又書日張氏曰娶者齊也書八月丁丑入見後公而至之日多也陳氏曰制於其母必俟齊女而後娶齊人重要之為之親納幣而觀社遇穀盟扈一歲而三見於齊丹楹刻桷以飾夫人夫人猶踰時然後入是故書迎書至而後書入夫人未有書入者入逆詞也書迎以病莊公書入以惡哀姜也亦以譏齊桓也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詳於此者也家氏曰不書至或謂其娶仇讎女不敢以見於廟彼丹楹刻桷崇奢麗以

詐示之何以能知愧而不使見於廟乎穀梁所謂宗廟有弗受焉耳高氏曰夫婦人倫之本所以成孝敬也孝敬備然後夫人之職舉桓公見殺於齊而莊公乃以齊女為夫人欲責其孝則彼嘗賊臣子之所疾也欲責其敬則我方仇彼鬼神之所棄也是不可以奉祭祀不可以當夫人之職矣○啖氏曰公羊云其言入何難也以義不當入故言入滿有何難乎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左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公羊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穀梁傳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

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婦人之贄棗栗腶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音致以見何氏曰日者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故著其明日也杜氏曰禮小君小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

宗婦大夫之妻也杜氏曰宗婦同宗大夫之婦高氏曰特牲饋食則宗婦絖於主婦此曰宗婦則凡宗族之婦蓋主婦在其中矣

公事曰見私事曰覿徒列反朱子曰以事禮見也

見夫人禮也曷為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也覿用幣何以書男贄

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杜氏曰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禮記曲禮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杜氏曰取其名以示敬何氏曰婦人見舅姑以棗栗見女姑以腶脩為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棗栗取其棗自謹敬腶脩取其斷斷自脩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杜氏曰莊公欲誇示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日俱見茅堂胡氏曰大夫宗婦覿譏同見也故不稱及者幣譏同贄故特書用若大夫不覿祇書宗婦足矣以丹楹刻桷等事考之其使大夫覿宜有之矣張氏曰夫人至大夫見於宗廟婦見於內禮也並覿同贄是失男女之别

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杜氏曰莊

公婚禮書之詳者志大惡也桓公惟不謹於文姜之際身殺而莊公爲累不懲其事則又甚焉納仇人之女以共祭祀懼無以悅乎夫人丹楹刻桷於桓之廟又使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往往加乎先王之禮而重之以奢僭其所欲厚於夫人者無所不至夫婦之際先王正始之道豈有始不正而終克正者乎臨川吳氏曰楚懷王客死於秦其子頃襄王迎婦於秦司馬氏痛之曰忍其父而昏其仇彼父但爲秦所拘留而已未嘗被殺也司馬氏猶痛之況魯莊之父爲齊所殺而又娶其女則忍父昏仇之罪奚啻數十倍於楚頃襄也哉方且飾桓宮用覿幣以誇富盛於齊女莊之庸愚一至此極畢曰淫縱弑逆之禍殆勢之所必至也汪氏曰男女有別人倫之本也莊公以大夫宗婦同贄俱覿而致哀姜通共仲弑嗣君之禍唐高宗以百官命婦同宴於麟德殿而致武后淫毒遂移唐祚嫌疑之際可不慎夫春秋書娶夫人惟哀姜最詳

自盟防納幣於始至宗婦覿用幣於終見於經書其事十有四以其禮之非常故辭繁而不殺也○劉氏曰穀梁謂禮大夫不見夫人非也君祭於廟大夫夫人俱在其中可得弗見乎殆不常見耳今夫人始至而大夫見之是禮然矣何謂非禮乎

附録左傳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大水

何氏曰陰盛所致汪氏曰莊公娶仇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而萬年宫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於曹

公羊傳曹覊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覊戎將侵曹曹覊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

杜預謂覊蓋曹公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為戎所逐爾臨川吴氏曰上年十二月莊公卒今年三月葬則覊以世子嗣位葬其先君至是冬在位期年矣為戎所逐而出不書爵而書名義與鄭忽同赤者曹之庶公子賈氏曰赤戎之外孫歸易詞也杜氏曰赤曹僖公也蓋為戎所納故曰歸

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覊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覊明而能斷雖有宋戎

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為居正者之戒　趙氏曰羈未踰年之君出奔不書爵言不能嗣先君也陳氏曰君在喪稱子其曰曹羈不能為子也侵淺事也以千乘之國不能守不可以言子矣然奔君未有言故者言故猶愈於自奔也劉氏曰突因宋赤因戎皆奪其君然而春秋一貶之無上下之異春秋治治不治亂也使鄭忽曹羈事親而孝為上而禮在喪而哀臨事而恭大夫順之國人信之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然而君臣交爭兄弟為仇者上有失故下得也薛氏曰羈者曹之嗣赤者子之非正者戎間曹之兄弟爭國侵其疆埸而羈奔赤反亦曹羈無立之罪也張氏曰羈繫於曹與鄭忽同明其正也赤不繫國庶孽也赤以庶逐嫡戎以裔謀夏

天子方伯不能正髙氏曰戎而敢専制諸夏廢置人君亦以病齊桓也汪氏曰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莒去疾入於莒莒展輿出奔吳與此書法相似皆一君出而一君歸也然去疾以國氏而突亦不氏者去疾正而突忽不正也忽展輿皆以突去疾入而後出今覊閽亦入而先奔則弱不能立又甚矣○陸氏曰曹覊者義同鄭忽公羊云是曹大夫非也劉氏曰公羊云曹無大夫非也曹伯伯也鄭伯亦伯也若以小國無大夫鄭亦宜無大夫豈獨曹哉似見曹之大夫著於經者少耳陳氏岳曰戎既侵曹而覊曰奔是曹懼戎而出其君明矣覊既出赤乃入是戎出覊而納赤亦明矣詎可謂覊大夫歟

郭公

公羊傳赤歸於曹郭公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穀梁傳赤蓋郭公也何為名也禮

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杜氏曰蓋經闕誤

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為郭亾者劉氏曰郭亾亡國之亡也郭之所以亡者與他國異他國之亡者所善不善所惡不惡也於傳有之見管子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

猶有所覬音冀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汪氏曰不能用之弊至於怨不能去之弊至於亂　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孔子家語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茅堂胡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未有不勤而能存者語云有朝廷不能洒掃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諸葛孔明稱海岱之間論安言計動引聖人今歳不戰明年不征自取滅亡者不可勝數汲汲以興復為事恐蜀之坐亡也○趙氏曰公穀皆云赤者蓋郭公也按郭公自是闕文赤者曹公子也文義都不相關傳誤甚矣劉氏曰穀梁謂赤者郭公之名然春秋不曰郭公赤歸於曹豈顛倒迷錯若此梁亡鄭棄其師紀侯大去其國雖旨意卓㣲然文義

自明未有改易首尾如此者也汪氏曰説文亡字從人從己與公字相似故傳誤

壬惠王二十有五年齊桓十七晉獻八衛惠三十一卒子八年蔡穆六鄭文四曹僖一陳宣二十四杞惠四宋桓十三秦宣七楚成三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此諸侯交聘之始左傳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杜氏曰女氏叔字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高郵孫氏曰諸侯之大夫天子賜之邑使之歸國則書氏書字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陳氏曰前乎此非王室若姻鄰無聘者矣於是交聘自女叔之後諸侯之會數而朝聘皆知乎盟主矣○啖氏曰左傳云嘉之故不名按聘者常事爾有何可嘉穀梁之

說是也汪氏曰齊晉大國無命大夫蓋強大而專命耳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何氏曰朔犯逆天子命故去葬汪氏曰朔之入國魯莊與有力焉未必不會其葬所謂治其罪而不葬者也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左傳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公羊傳日食則曷為鼓用牲於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營之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杜氏曰鼓伐鼓也用牲以祭社

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禮記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書胤征蔡氏傳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也日食之變天子恐懼於上嗇夫庶人奔走於下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周禮注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贊佐也擊其餘面范氏曰鼓有聲舉陽事以壓陰氣諸

侯用幣於社伐鼓於廟退而自責杜氏曰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廟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於社何以書譏不鼓於朝而鼓於社又用牲則非禮矣永嘉呂氏曰天子伐鼓於社社陰之神也日食則陰勝陽也天子尊故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諸侯鼓於社非正也復用牲非禮也牲者祭祀之事牛必在滌三月三月之後方成牲日食而用牲取具於臨時耳張氏曰日食陰盛陽微之徵事關天下固不止為一魯而諸侯亦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省如洪範五事敬謹於視聽言動思之間一失其正則咎必應之古人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故高宗肜日洪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如胤征周禮所載乃禮文之末耳一時

遭變禮文固不可廢然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於充陽之本蓋藐然矣鼓何益乎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書此以見本末之皆失也孫氏曰凡救日食皆鼓不書者常事也鼓於社而用牲者三變常也變常故書汪氏曰莊公之世日食者四而鼓用牲者二大水者三而鼓用牲者一鼓於所不當鼓則踰制用其所不宜用則非常僭天子之制失諸侯之常以是而荅天變其過不既甚乎魏明帝太和初大史奏日當食請於靈星祈禱帝詔曰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未有父欲責子而可獻饌求免也今具祈禳於古未聞羣臣其勉修厥職輔朕不逮其賢於魯莊遠矣臨川吳氏曰社者祭地示也其祭有常禮其日有常日其事為常事故皆不書經所書社凡四非為社書也以遭日食大水之變而乃用牲於社為非禮故書爾

○趙氏曰郊禘天子之禮社與嘗諸侯所自有祭統云成王賜魯重祭郊社禘嘗蓋撰禮者見春秋書嘗

社以為郊禘同遂妄言耳公羊云鼓用牲於社求乎陰之道凡此皆失禮乃書若言求陰之道乃為得禮又云以朱絲營社據書禮無此文○劉氏曰左氏云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於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非也夏書記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事豈必正陽之月哉所以書者譏其不鼓於廟朝乃鼓於社又用牲耳

伯姬歸於杞

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 孫氏曰迎者非大夫故不言迎 大夫來迎名姓已

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别於大夫之自迎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汪氏曰杞叔姬郯伯姬不書歸自迎者莒慶齊高固是也杜氏曰伯姬莊公女汪氏曰或以為桓公女謂時君之女則加子字然莊二十七年書叔姬若皆桓公之女則伯姬蓋三十餘矣未應二女皆失時若是且伯姬以僖三十一年求婦則年踰七十而猶至魯似未可必其為桓女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傳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公羊傳其言於社於門何於社禮也於門非禮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杜氏曰門國門也張氏曰比年

大水陰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正厥事之意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别使陰沴無浸長之漸則後日之禍猶可及正也徇具文而無實徒以牲牷求免不恐懼修省以正其本而禮文亦且繆戾此魯之所以亂也高氏曰古人遇水旱雖有雩禜祈禳之禮然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先王必以側身修行為之本況於社於門非所以致水災者也自古豈有伐鼓用牲救水災之禮乎○劉氏曰公羊云於社禮也於門非禮也非也若於社為得禮春秋亦當不書矣

附録左傳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冬公子友如陳

杜氏曰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友莊公之母弟汪氏曰此季友私行之始也啖氏曰凡公及內卿往

他國朝聘皆書曰如趙氏曰凡內朝聘稱如以異外也王氏曰春秋書內臣出聘凡六十有一如京師者五著諸侯之慢王室也如齊者十九如晉者二十五如宋者五如楚者一著諸侯之畏大國也如陳者二如衛如邾如莒如牟者各一著諸侯之交相聘也內臣以事出者凡十九納幣逆女者三致女者一涖盟者四會葬者十乞師者一比事以考之而是非善惡著矣廬陵李氏曰此內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氏之始事也當隱桓莊之間上而周近而齊有來聘者矣魯曾無報謝之禮而女叔一來季友旋造陳慶繼又躬行以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蓋出於季友原仲之私情矣至行父初立首講陳好猶前志也春秋托始於此豈無意乎

癸丑 惠王九年 二十有六年 齊桓十八晉獻九衛懿公赤元年蔡穆七鄭文五曹僖三陳宣二十五杞惠五宋桓十四秦宣八楚成四

春公伐戎

公無春字張氏曰爲追於濟西之恥報怨也襄陵許氏曰隱桓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

齊魯伐戎而中國崇矣

附録左傳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宫

夏公至自伐戎

蜀杜氏曰伐戎無譏其致者公出師於外踰時而返故書至以危之張氏曰莊公治國家之政多闕而勞師於戎雖能復怨何益於内治乎踰時書至危之也

曹殺其大夫

此專殺大夫之始公羊傳何以不名衆也曷為衆殺之不死於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為不言其滅為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為曹羈諱也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為曹羈崇也

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

杜氏曰不稱名非其罪啖氏曰但稱大夫者無罪而死也劉氏曰稱國以殺而不名者大夫無罪而君殺之也陳氏曰凡殺大夫恒名之此其不名何惡君也莊公卒有戎難羈出奔陳赤於是簒曹簒而殺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宋杵臼無道而殺大夫則亦不義其君者也是故曹僖公之大夫不名宋昭公之大夫不名義繫於

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息列反冶之類是也汪氏曰楚成少與之師而棄其將陳靈昏淫而殺諫臣三君固有罪矣然得臣剛而無禮洩冶盡言不隱其過雖有重輕而皆有致殺之由故兼書其名氏然殺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大夫也汪氏曰如公孫寧儀行父用事於陳而與謀殺洩冶之類見殺者不得於君之大夫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録其名氏也

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

也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有罪則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周禮大司寇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汪氏曰齊桓晉文晉悼皆無專殺大夫之過視當時諸侯可謂彼善於此矣故春秋明書於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

晉上卿止録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汪氏曰莒殺意恢稱公子或抑或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張氏曰曹殺大夫曹伯赤殺之也豈於羈赤出入之際或不附戎而殺之若鄭厲殺傅瑕原繁與高氏曰除羈之黨恐其内應也入春秋以來未有專殺大夫者而曹以小國首惡故春秋不顯其名氏唯著其擅命専殺之罪為萬世之大戒凡殺大夫稱國者疾在上也稱人者亂在下也其書名氏者或以有罪足為世戒或無罪而昭其節或矜其不幸也劉氏曰公羊云不名衆也然則殺三郤何故名乎又云不死於曹君者也宋殺其大夫又何以辨哉榖梁云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非也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

一卿命於天子說者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爾廬陵李氏曰曹殺大夫公羊以為前年曹羈諫曹伯禦戎曹伯不聽而死於戎諸大夫不伏節死義嗣子立而誅之不書名者衆也曹伯之死不書者為曹羈諱也榖梁以為此大夫即曹羈曹伯不用其言乃使出奔他國卒於受戮君子愍之不名者賢之也其說迂晦不明不可取大抵羈赤出歸之際必有不附於赤者故赤殺之耳杜氏陳氏之說得之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杜氏曰徐國在下邳僮縣

張氏曰嬴姓國近齊魯

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矣

臨川吴氏曰穆王之時徐僣稱王帥九夷以伐宗國徐國雖小但春秋之前已嘗僣王竊號是年

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杜氏曰宋主兵故序齊上汪氏曰宋先於齊而公書會則宋主兵明矣蓋桓公伯業未隆亦若伐郳伐鄭之先宋也明年盟幽於是而後授之諸侯則齊桓伯業盛矣故二十八年救鄭宋序齊下

附録左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寅惠王十年二十有七年齊桓十九晉獻十衛懿二蔡穆八鄭文六曹僖四陳宣三十六杞惠

六宋桓十五秦宣九楚成五

春公會杞伯姬於洮徒刀反

左傳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廵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杜氏曰魯地

左氏曰會於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廵守杜氏曰廵守所以宣布德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於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陸氏曰參譏之公及杞侯伯姬皆失正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季姬而典訓

亡矣家氏曰於洮非歸寧之地安有女子來寧父母疾驅於通道大都畧無所禁忌者乎高氏曰婦人無相會之禮伯姬既歸於杞復來與公會是與文姜齊襄無異也陳氏曰内女為夫人七見於經未有書公會者而會自伯姬始由是來朝其子由是來求婦伯姬之為皆未之前聞也汪氏曰公會杞伯姬於洮猶之可也季姬及鄫子遇於防則惡又甚矣婦人會遇固皆非禮而其罪有輕重焉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於幽

左傳夏同盟於幽陳鄭服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程子曰同志而盟非率之也陳氏曰齊初主盟於是書公矣張氏曰再舉同盟

之禮以伸伯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范氏曰前同盟於幽諸侯尚有疑者今外内同心推桓為伯得專征伐之任成九合之功故傳詳其事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汪氏曰如鄫子會盟於邾之類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遏寇亂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

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為愈矣蜀杜氏曰諸侯同志而盟共戴天子齊桓主之家氏曰或謂前此會者九國而書同盟宜也今會者纔五國而亦書同盟何哉大齊桓合諸侯不以兵車小大畢至而聖人與其同盟不然為時有合十有八年之君以甲車四十乘夸示諸侯而伯業遂衰烏在其為衆也汪氏曰齊桓前盟於幽而鄭復不朝至於執詹魯又受鄭詹之逃則既同而反覆矣此盟於幽魯與盟而書公陳鄭心服而不叛同以尊周為心不復携貳蓋齊桓伯業之始盛也故春秋書同盟以美之○廬陵李氏曰衣裳兵車之盛止見穀梁傳范氏曰自三十年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會鄄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盟幽僖元年會

桯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首戴七年寧毋九年葵丘此衣裳之會十有一也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牡丘十六年會淮此兵車之會四也其兵車四會穀梁皆發傳固無可疑獨衣裳十有一而論語則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於是起諸儒之異說矣但衣裳兵車本祇穀梁一家之言陸氏深所不取而論語九合朱子亦用展喜之言訓乃為糾則諸家紛紛可不必辨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傳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内難也君子辟内難而不辟外難内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於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

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穀梁傳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杜氏曰原氏仲字禮大夫既卒不名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啖氏曰書原仲之葬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音縣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杜氏曰季友違禮會

外大夫葬具見其事亦所以示譏齊高固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其後陳莊子死赴喪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音玄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禮記檀弓注以其不外交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檀弓注時君弱臣強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汪氏曰祭伯不書朝祭叔不稱使尹氏不書爵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效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陸氏曰臣無境外之交況以私事而出境乎此不待貶絶而惡見者也蜀杜氏曰外

大夫未有書葬者原仲所以書者季子與原仲有舊已為大夫不由君命而以私舊之故特往葬之大夫非君命不越境况適他國而葬大夫乎高氏曰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皆再舉國此不言葬陳原仲明非國事也臨川吳氏曰無會葬鄰國大夫之禮季友與原仲有舊欲往會其葬以大夫不可私行出境請於公而公命之行故書大夫無私交公之遣行友之會葬原氏之受皆非禮也𠫭譏之汪氏曰僖五年公孫兹如牟娶焉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聘且娶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涖盟且逆女成八年公孫嬰齊如莒自為逆昭二十五年叔孫婼如宋為季平子逆經皆不書逆此書如陳葬原仲无異於葬諸侯之使是季友請於公矣文定但言私行而不云莊公使之者以其非禮雖請於公是亦私行耳按曲禮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此盛世之事春秋大夫私行而遂交政於他國聖人特書公子友葬

原仲以示戒者防微杜漸之意也○陸氏曰按春秋前後無有虛設其事以為義者且書葬之意直譏季友之行爾陳國大夫安得書卒乎穀梁之說非也劉氏曰公羊云何通乎季子之私行避内難也非也是時内難未作何避之有若季子見幾遠舉是忘宗國之亂也況去莊公没尚數年而遂云避内難出奔乎

冬杞伯姬來

左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公羊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

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趙氏曰凡内女稱來不宜

來也合禮者常事不書葢非禮而來故書女子有行
爾豈二百四十二年內女唯兩度歸寧乎
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
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高氏曰伯姬春方出
與公會而冬又來何其不安于杞也杞伯不能制其
妻如其國何張氏曰志其來往之數非歲一歸寧之
義所以厚男女之別也汪氏曰春秋內女之適諸侯
惟杞伯姬四書來一書會則伯姬之越禮可知矣伯
姬之後惟書齊高固及
子叔姬來亦非禮也

附録左傳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
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
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
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莒慶來逆叔姬

公羊傳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内也不正其接内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杜氏曰卿自為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汪氏曰如紀裂繻來逆女尊卑之别也范氏曰君不敵臣陳氏岳曰内女適大夫則稱字不書歸如齊高固來逆叔姬不書歸于齊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黄子曰大夫無束脩之餽無諸侯之交越境逆女紀罪之劉氏曰莒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

也何以得書乎以公之自主之公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陳氏曰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昬為公親焉則莒慶抗也莒無大夫於是書莒慶隱桓莊之際莒嘗為強國入向取杞牟婁納公子慶父吾君特會外大夫自浮來之盟始以是知慶之敢抗也汪氏曰宣公以篡傳國倚齊為援而齊人止公為高固共婚魯人以為大辱莒慶微國之大夫而莊公以女妻之又自為之主其不君亦甚矣○劉氏曰穀梁云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非也不曰逆女亂於君夫人者也書叔姬自其理然

杞伯來朝

高氏曰致伯姬也杞伯不能制其內縱伯姬之數出又來朝而致之其畀弱可知矣何氏濟川曰杞先代子孫也方東樓公始封與微子啓無異得郊祭而用天子禮樂入春秋已失公爵降而曰侯後或稱伯或稱子都無

定限足知其微弱辟陋張氏曰杞國小力微故降爵以自儕於小國杞之自侯而伯自伯而子蓋浸以微弱也汪氏曰桓公之編三書杞侯公穀皆作紀此書杞伯以後並書伯惟僖二十三年書杞子卒二十七年書杞子來朝襄二十九年書杞子來盟文定據左傳謂杞用夷禮故貶稱子朱子又謂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徵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然春秋未嘗書杞公亦不可攷姑闕疑以俟知者廬陵李氏曰杞姒姓公爵夏禹之裔也武王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而封之九世至成公見春秋自桓以來本稱侯爵後為時王所黜故莊二十七年來朝稱伯成公用夷禮故僖二十三年貶稱杞子卒二十七年來朝稱杞子至文十二年成四年十八年來朝復稱伯襄二十九年來盟復貶稱子此左氏杜氏之言也若如公羊之言則凡桓公篇稱杞侯者皆作紀而杞則王者之後本稱公但春秋黜杞而伯之

後之稱子者以微弱為徐莒所脅而貶之也胡氏於杞子卒下云杜預謂杞實稱伯而書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貶之則胡氏意亦以為杞本伯爵故於此條下無注矣然胡氏本不信時王黜陟之說則是棄杜預之前說而用杜預之後說也竊嘗考之周封三恪獨微子以三仁之賢得以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故其命之曰庸建爾于上公尹兹東夏杞雖王者之後然東樓本無大功德豈遽錫以公侯之上爵乎入春秋之始莒以微國尚伐杞而取其邑則杞之微乎微可知已不待夫子之時而文獻不足也是故論三恪之實則宋以微子之賢作賔王家陳以武王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故宋爵公而陳爵侯杞之為侯本無所据但胡氏略而不言註公羊者拘於王者之後稱公注左氏者泥於桓公編杞侯之誤為是紛紛耳

附錄左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頽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氏曰賜齊侯命為侯伯會于城濮將討衛也張氏曰齊欲討衛而會魯于此定其交而後加兵於人所以見其謀之審也汪氏曰相會于衛地而後伐衛則為謀伐衛明矣然魯兵不與伐衛者亦猶魯齊謀伐戎而魯不與伐戎也

乙卯惠王十一年

二十有八年 齊桓二十晉獻十一衛懿三蔡穆九鄭文七曹僖十四陳宣二十七杞惠七宋桓十六秦宣十楚成六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傳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公羊傳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

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穀梁傳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

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主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音部伯廖功形反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衛

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周禮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若惠徼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唯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去聲卑師少也五峯胡氏曰春秋之時上下無號令甚矣衛惠既死

王命討之雖為後時然猶勝終不討也齊桓承王命而不動大衆亦得輕重之宜矣為衛侯者即日因齊桓之京師請歸死於司寇以忠孝蓋前人之愆可也齊師以是日至直以是日與之戰甚矣故義繫於衛而非繫於齊也趙氏曰敗稱人罪衛之不服王命故與其文髙氏曰初衛與兵助子頹簒王而齊為霸主不能奔救及鄭伯既納王王乃錫齊侯命使討之於是乎伐衛曰伐者討得其罪也然既敗衛乃取賂而還嗟夫齊桓以能尊王室霸諸侯而所為乃若是張氏曰衛嘗受盟于幽前年同盟不至伐不服罪乃以齊來伐之日而急擊之不能敵齊節制之師而敗以衛為主罪之也不地於衛都也臨川吳氏曰前年冬齊侯出會魯于衛地矣今年伐衛稱人者蓋齊師待于城濮但遣微者往伐意欲以不戰屈之也而衛不服罪敢與齊戰輕躁寡謀不量其力自取敗衂也王氏曰戰不言伐而書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被伐不言

及而書及敗績不言人而書人皆罪衛也汪氏曰衛立子頹其罪固不容誅然已越十年而衛君又易世矣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且受賂而不能伸天討雖曰齊以將卑師少稱人非貶而此事觀之齊桓亦不可以無責矣又按經書及戰者二十文定於此戰與紀齊之戰于衛于甗升陘于泓城濮彭衙令狐于郯新築于鞌皆謂書及以貶之乾時鄢陵長岸雖貶主是戰者而不以及為貶于奚于鐵無傳唯于柏舉與吳子而不以及為褒若大棘則鄭伐宋而經不書伐是與于韓例同艾陵書伐書及則兩俱有罪也然及之為言不過為志乎是戰而非褒貶所係故救患之兵則為美辭而貪憤之兵皆為貶辭也善戰者服上刑而春秋無義戰故凡書戰皆譏而惟於排難解紛頗有取焉爾陳氏曰齊稱人貶之也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是桓公不以王命討衛也向也王室有四方之事雖伐鄭不服救衛無功而執芮伯立晉侯

於是猶討樊仲皮也自討樊仲皮而王命不見於傳記桓公為之也○趙氏曰公羊云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注云伐人者為客見伐者為主夫文字本以記分別今同其文誰能了之又曰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按經文成列而戰矣何名未得師乎穀梁云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微之按衛稱人者罪逆王拒大國以取敗微之有何義乎劉氏曰穀梁謂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非也衛欲戰則衛及齊齊欲戰則齊及衛不為國大小也又云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亦非也設令齊將尊師衆而敗衛將卑師少而勝豈得不書師敗於人哉盧陵李氏曰伐衛之役三傳皆貶桓公公羊以為去年同盟衛懿公以未終喪之故不能與會則衛未有罪也穀梁以為齊方受方伯之任不宜遽有侵伐之舉左氏雖有王命之說然取賂之罪不可掩矣獨胡氏以為予齊罪衛之文與三家皆不

合竊原其意蓋以春秋書伐而戰者三齊伐衛而戰宋伐齊而戰吳伐齊而戰其事同然甗戰以宋及齊此不以齊主之則非貶齊可知矣春秋戰書人而敗書師者三紀戰之燕人城濮柏舉之楚人敗皆稱師此獨書衛人敗績則貶衛可知矣艾陵之戰日在伐下紀之戰日在戰上而此以日加於伐之上則齊方至而衛即戰可知矣此胡氏所以為考據之精也然考之去年同盟于幽衛已不至桓公毋亦本有怒衛之心因假王命以伐之歟當十九年衛燕立子頹之際桓公方圖伯事固當聲罪致討以明王之義乃邀然不顧今而討之又以取賂而還其事何足詳哉故以左氏錫命之說為有則齊侯戰衛之說不可謂無以王命之說為有則取賂之說亦不可謂無春秋書齊人而不書侯正與楚丘緣陵之城不列序高子之來盟不稱使同一書法不然果奉王命討有罪何不書齊侯以大之與伐楚同乎胡氏拘於將卑師少之

例意有未備當兼陳氏說為是

附録 左傳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瑣素果反

汪氏曰瑣在位十二年
子遂篠嗣是爲文公

秋荆伐鄭

穀梁傳荆者楚也
其曰荆州舉之也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宋人下公有郑婁人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宫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

止穀梁傳善救鄭也程子曰齊桓伯主會望國
宋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始天下大勢所在
按左氏楚令尹子元公子元文王弟無故以車六百乗伐鄭
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外之也孫氏
曰來聘稱人此不稱人者以其創艾中國復外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
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
齊宋稱人將卑師少桓公主兵遏冦亂安中國之事
見矣朱子曰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當時楚最强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内楚在
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强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幷矣張氏曰是時楚文王卒成王幼子元

伐鄭師出無名故鄭人示以閒暇而不敢入聞諸侯之救而遂遁汪氏曰楚自十六年伐鄭至是又伐而中國救之三十三年齊宋又遇梁丘以謀之僖元年楚復伐鄭而諸侯會檉以圖之二年三年荆楚荐致侵伐於鄭齊桓於是大舉次陘之師以聲罪於楚自是荆蠻帖服矣然首止之盟鄭伯誘於撫女之命又懷貳而逃歸明年諸侯伐鄭圍新城又明年齊人伐鄭而鄭伯乞盟請服矣自是鄭服中國終桓公之世桓公甫歿而鄭伯即朝于楚然則齊桓攘楚安夏之功豈可少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實予其却楚而救鄭也經書救者二十有二而齊桓居其五桓公視他伯者為愈矣廬陵李氏曰經書桓公之救五此年及閔二年救邢僖元年救邢六年救許十五年救徐也此為桓公安攘之始事然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公亦善相齊桓矣是時楚文王卒國有內難楚兵不至中國者十年今子元又以嘗試齊

也我公不顧荆人一聘之私而勇往於伯主之義春秋所予也

冬築郿郿邑悲反公穀作微

左傳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趙氏曰郿魯下邑王氏曰帝乙子封於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子郿

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番陽萬氏曰工役之多者書之以城工役之小者書之以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張氏曰冬用民力之時而下書

大無麥禾則築郿之不時也可知矣吕氏曰十二公興力役莫甚於莊公築館者一築邑者一築臺者三城邑者二新延廐者一比事以考之而莊公之罪著矣其不城一邑不築一囿愛民力而重農事者惟僖公耳　啖氏曰穀梁云山林川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此當施於築囿之下不宜濫在此劉氏曰左氏云邑曰築都曰城非也築者作邑耳邑與都相較無幾而殊築城之名則國亦當殊京師又當殊而通以城名之何耶廬陵李氏曰三傳皆以為築邑但公穀此條與成十八年築鹿囿皆云虞之非正也似以為田獵之地恐未必然

大無麥禾

公羊傳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郿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穀梁傳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

及無麥也

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汪氏曰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故桓宣有年大有年皆書於冬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汪氏曰言大無見舉國皆無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子賜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

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
肆侈心何以為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
世為國之不知務也劉氏曰經無水旱之變忽無麥禾惟驗事實由魯不務蓄積日
損月削以至於麥禾大盡而後覺之非今歲之事也
是以不言水旱亦不言飢或云實秋水傷稼諱之不
言或云土不稼穡二物不成或云不勸農事故無灾
而飢皆失也汪氏曰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為
大饑今大無麥禾則黍稷秫稻二麥俱無益禾者穀
之總名故凡穀字皆從禾是不止二穀不升而已然
不書饑者以著人事之變而非天時之災也僖公之
時大旱而傳言饑而不害宣襄書饑則由大水螽蝝
之所致莊公無水旱螽蝝之災而書大無麥禾所以
著費出之無經蓄積之不素救荒之不預至於未如

之何而乞糴於鄰國則莊公不君與國之無賢皆可見矣張氏曰不言水旱而言大無麥禾天時人事兩不足也○啖氏曰公羊云曷為先言築郿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按築郿冬之初也無麥禾歲終諸穀皆入而無此二穀乃書依先後記事爾何闗諱乎穀梁云大者有顧之辭也按大者言其甚也稱有顧如何為義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左傳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傳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

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内之無外交也古者税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飢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内諱也杜氏曰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恱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

國語魯饑臧文仲言于公曰國病矣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

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當事不避難我不如齊非急難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張氏曰一年不熟而上下相顧無以粒民重臣自往告糴若不遇齊桓則魯之民必至轉於溝壑矣趙氏曰譏臧孫為政無蓄也故以自行為文汪氏曰經書王臣來求金則有求於我也書如楚乞師則有求於彼也今外傳紀如齊告糴而春秋變文書曰告糴于齊與歸粟于蔡同一書法所以著魯人請糴之急且没公命以罪莊公之不君也然不書齊人歸粟于我者蓋春秋記約而志詳復書歸粟則辭費苟齊人不予之糴必不書臧孫之告糴矣葵丘五禁曰無遏糴齊桓救災恤患之心其亦霸者之賢歟○趙氏曰左氏云禮也據諱是譏非善之也穀梁云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告然後與之言内之無外交也此

若不告彼何由知之

丙辰惠王十二年　二十有九年　齊桓二十一晉獻十五衛懿四蔡穆十鄭文八曹僖六陳宣二十八杞惠八宋桓十七秦宣十一楚成七

春新延廄

左傳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公羊傳新延廄者何脩舊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脩穀梁傳延廄者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言新者有故也　杜氏曰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　何以書昔韓昭

侯作高門屋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
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
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絀_{曲勿反}舉贏者也_{徐廣曰時}
_{衰耗而作奢侈}故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
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
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廐
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_{家氏曰延廐馬閑之名或曰新其舊而又延廣之義周禮}
_{天子十二閑諸侯六閑孔氏正義每廐為一閑閑有二百一十六疋劉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新作}

脩舊多矣不必書也延廄南門蓋微耳何獨書哉新宮災太室房壞不能不脩而經不書雉門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參之脩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延廄者天子之廄非諸侯之廄也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延廄之僭非莊公也過在可革而不革故曰新茅堂胡氏曰書新延廄者為大無麥禾民勤於食則仍舊可也王氏曰養馬欲其富故馬廄謂之延延長也猶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禮凶年歲不登馬不食穀馳道不除去冬大無麥禾而今春新延廄廄有肥馬民有飢色可謂不恤國矣孫氏曰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則民飢矣延廄雖壞未新可也莊公不愛民力若此汪氏曰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亦荒政之一事也而春秋書築郿新延廄以譏莊公何哉夫國有儲蓄倉廩實府庫充則興工作以聚窮民使無轉徙之患亦云可也今大無麥禾倉廩虛竭乞糴于鄰邦以救朝夕之急而猶興不急之役何

莊公之不知務乃至此極耶○趙氏曰左傳云新作延廐若新作但當云作延廐不當云新　啖氏曰左傳云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入此說亦非馬雖出入有時廐何妨農隙作之

夏鄭人侵許

左傳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汪氏曰許鄭世讐也然許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與自後始許從中國

秋有蜚 蜚扶味反

左傳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　劉歆曰負蠜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　劉氏曰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為蟲臭惡公取齊淫女故蜚至天戒

以為將生臭惡聞於四方也新安羅氏曰負蠜今謂之蜚盤蟲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蚕作掇拾置他所日出則散去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熯稻使不審春秋書之當由此爾劉氏曰蜚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其國大疫曰有者所以明其無也鸜鵒不踰濟而蜚非中國之物暫而一至故不可言多而言有麋中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異故不言有而言多螽螟中國所多也多不足怪而為災則害故不言多而言災汪氏曰爾雅通志本草皆以蜚為蟲獨山海經以蜚為獸但負蠜當有當如書螽書螟不當書有姑并識以俟參攷○啖氏曰左氏云凡物不為災不書春秋紀異多矣何必為災乃書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

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以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

杜氏曰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録之臨川吳氏曰叔姬娣也魯紀之待叔姬與叔姬之自待其身皆與伯姬同春秋備書之此蓋莊公以為姑而為服大功之服也與叔姬莊十三年歸酅此卒于酅也紀滅而猶繫之紀蓋國亡無所依托雖寄寓于酅以待死其為紀國夫人之娣則如初也家氏曰春秋以叔姬不為國亡變其所守特録之以勸後世以此坊民猶有儷體㝠居國亡不能死委身以事仇如晉之惠后者可為慟哭流涕者矣

城諸及防

左傳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穀梁傳可城也以大及小也杜氏曰諸防皆魯邑諸陳陽諸縣又曰今九月周十二月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之事大火心星次角亢而見者致築作之物十月定星昏而中樹板幹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而息范氏曰傳例凡城之志皆譏此之可城者得土功之節則譏之淺失土功之時則責之深不謂作城無譏也臨川吳氏曰凡書土功雖時非善之也愈於非時者爾其間亟興土功而亟書之不繫乎時與不時皆貶也若此前年冬築郿大饑而告糴此年春新延廄於是又城諸防豈不為亟而譏之乎○啖氏曰穀梁云以大及小也此但依先後次第何必小大乎劉氏曰若言諸防則似一城故從所先城記爾汪氏曰左氏以謂書時也穀梁以為可城特拘於常例農隙之時而不知莊公之城非其時也

附録左傳樊皮叛王

丁巳惠王十三年　三十年　齊桓二十二晉獻十二衛懿五蔡穆十一鄭文九曹僖七陳宣二十九杞惠九宋桓十八秦宣十二楚成八

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夏師次于成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鄣也杜氏曰齊將降鄣故設備張氏曰任公輔曰人微師少不見於經當從公穀書師戍魯地趙氏曰魯蓋欲會齊圍鄣至成待命聞鄣已降不復行耳以前會

城濮明年獻捷考之理必然也陳氏曰次于滑也書公于郎貶之也此其但書次何以是為不足書也甚矣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死焉不能討謀紀而齊滅紀及齊圍郕而郕降于齊於是次成齊人降鄣雖罪齊桓也訖莊公之身不可以不貶也汪氏曰趙氏謂魯欲會齊圍郕至成待命夫欲救患而復不能謀凌弱而為援皆罪也然鄣乃紀之附庸觀魯之加恩禮於紀叔姬則未必合兵以滅鄣蓋魯莊有姑息之愛婦人之仁而畏齊強盛不敢援鄣故佯為救鄣之書名猶次滑之意耳

附録左傳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秋七月齊人降鄣 降戶江反 鄣音章

公羊傳鄣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穀梁傳降猶下也鄣紀之遺邑也杜氏曰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

降者脅服之詞 杜氏曰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遥以兵威脅使降服趙氏曰凡服從内附曰降不言鄣降降由於齊 前書郕降于齊師意責魯也 汪氏曰二國同圍郕郕不降於魯而降于齊見魯不能服郕 此言齊人降鄣專罪齊也 汪氏曰不書郕降于齊則見齊以威力逆脅而强使降服非郕降之也 鄣者紀之附庸 汪氏曰鄣蓋須句顓臾之類耳 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强力脅使降服不書鄣降而曰降鄣者以齊之强故罪之深以鄣之微故責之薄

春秋之法扶弱抑强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强淩弱急事功也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番陽萬氏曰以齊桓之賢嘗有存亡繼絶之功得郱之地不足以為廣并郱之衆不足以為强乃必降而有之使紀之土地人民無復子遺聖人所以書降郱而深致其誅貶也家氏曰齊魯圍郕郕降于齊師降於力既屈之後齊人降郱畏威而降降於兵未加之前郕雖降而猶存郱則不復見矣○啖氏曰公穀云郱紀之遺邑按郱自是小國爾紀之全國猶不敢敵齊豈一邑之民而能二十餘年獨拒齊乎劉氏曰公羊云降之者取之也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亦非也取之固曰取之降之固曰降之遷之固曰遷之非可假借為避諱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穀梁傳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酅音攜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苦圭反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録其卒葬高氏曰復繫之紀不以酅易紀也

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為後世勸也

家氏曰娣媵不葬此以賢叔姬故與伯姬俱得葬劉氏曰非叔姬之賢則不足葬高郵孫氏曰叔姬之卒又録其葬以為於喪滅之中能以義節自守故嘉之也張氏曰紀叔姬從一而終不以存亡貳其心故詳録其生死又紀魯之往葬皆以夫人之禮書之所以明婦行以示後法也汪氏曰春秋國滅而書葬者三

書齊侯葬紀伯姬以見齊侯迫滅紀國夫人在殯而不及葬也書葬陳哀公以見楚雖滅陳而陳人尚能葬其君也惟紀叔姬則以其賢故因魯人往葬而特書之然國滅而葬其君夫人若娣媵皆閔其亡滅而存之之意也故朱子綱目書魏葬漢獻帝晉葬魏元帝宋葬晉恭帝亦聖人存亡繼絶之遺旨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子禮反

左傳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穀梁傳及者内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杜氏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張氏曰簡禮以議軍旅之事汪氏曰齊侯入魯境則齊侯之意也襄陵許氏曰齊桓伐鄭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遇魯濟而後伐戎以是知齊桓之伯

不自恃也用兵行師毎資武於宋桓取策於魯莊公治國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用人之能以為能集人之功以為功遂能力正天下澤潤生民○劉氏曰穀梁云及者内為志焉爾非也設若外為志便云公會齊侯遇于魯濟乎

齊人伐山戎

公羊傳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之司馬子曰蓋已撽之為已蹙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山戎驅之爾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其愛之何也桓内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為之伐矣

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輿大衆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為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汪氏曰上遇魯濟謀山戎下獻捷皆以齊侯書則知伐山戎非微者矣夫山戎病燕燕音煙職貢不至桓公内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闢地史記齊世家山戎伐燕桓公救燕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命燕君納貢于周諸侯聞皆從之可謂能脩方伯連師

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蕃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脩文德者之戒也劉氏曰桓公之威行乎天下其重過於萬乘又越境以伐山戎諸侯震懼乃沛然自得矜功而語受命此君子所惡故貶而人之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茅堂胡氏曰楚頻侵鄭鄭乃內

地故稱桓伐楚聖人取之山戎遠地也齊桓為燕而伐戎聖人則貶之於此可見帝王用兵之意矣如漢武之窮兵其不敗幸耳文帝則不然匈奴侯騎至上林烽火通甘泉便作細柳等軍正與伯禽征徐夷宣王伐玁狁無異志在愛民非黷武也三代用兵意全在是纔差之毫釐便是齊侯伐山戎不可也張氏曰中國之聲教未洽近有荊楚為中國患尚未正辠而勤兵於遠其治之先後兵之次第皆失之矣故齊侯自出而書人以譏之王氏曰荊內也患近而不可緩戎外也勢遠而不足恤近者養之而不討遠者伐之以為勞蓋楚患未已則諸侯可要伐戎有功則諸侯皆服此桓公之志也故貶之○劉氏曰穀梁云其曰人何也愛諸侯乎山戎也又曰則非之乎善之也非也春秋以人貶之云爾

戊午惠王十四年

三十有一年　齊桓二十三晉獻十四衛懿六蔡穆十二鄭文十曹僖八陳宣

三十杞惠十宋桓十九
秦成公元年楚成九

春築臺于郎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
徐氏曰郎泉臺也未成為郿臺既成為泉臺

何以書厲民也劉氏曰譏厲民也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　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詩靈臺注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何氏曰四方而高曰臺臺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雖樂不為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也

臺豈能獨樂乎杜氏曰書築臺刺奢且非土功之時董子曰譏驕溢不恤下也孫氏曰莊比年興作今又一歲而三築臺妨農害民莫甚於此家氏曰凡築臺與囿不以時不時皆譏也是歲三築臺皆書重戒之也莊公暮年驕恣尤甚天災見於上歲比不登而土功無虛歲其違禮敗度可以想見魯之衰實由莊公始汪氏曰楚靈為章華之臺伍舉極諫以為先君為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非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使魯臣有如伍舉者言於莊公則三臺之築或少省矣

夏四月薛伯卒

張氏曰薛始稱伯蓋降班而告終也廬陵李氏曰薛以隱十一年來朝稱侯今稱伯諸傳皆無文杜氏於滕紀

降爵皆以為時王所黜此獨不注或以為齊桓所黜亦未有考胡氏於此亦無傳不知用何例張氏或主沙隨程氏已見桓公二年滕子下

築臺于薛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杜氏曰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公羊傳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穀梁傳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能使內與同不言使也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

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裔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遠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張氏曰齊桓伐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而輕受之皆罪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徼吉弔反汪氏曰境也塞也得春秋抑戎捷之意前漢書陳湯傳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湯為西域副校尉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得漢使節凡斬閼氏大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千餘人軍既至論功丞相匡衡以為湯延壽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

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詔欲封湯等千戶衡復爭乃封延壽義成侯湯關內侯王氏曰伐山戎則稱人獻捷則稱爵亦桓未能鎮綏中國而勤兵于遠有恃勝危師之道故抑而稱人今以方伯而躬獻戎捷于侯國有矜功失節之恥故愧之而稱爵聖人抑揚之道不可一端求也汪氏曰春秋書來獻捷者二齊桓獻捷而書齊侯所以著其誇服戎之功而譏之也楚成獻捷而書楚人所以微其挾肆暴之威而抑之也然於齊書戎捷而於楚不書宋捷則所以尊中國而賤荊蠻也昭昭矣○劉氏曰穀梁云内齊侯不言使也非也去年伐山戎知其當為齊侯者正以獻捷乃齊侯也今此何以見其是使人乎魯雖欲内齊豈可便不殊齊侯之使今既稱齊又曰來獻安見内乎又云戎菽也不近事理疑菽者北狄字也北字類竹狄字類菽傳寫訛謬并為一字耳廬陵李氏曰獻捷例二胡氏於此條兼用左氏公羊之說穀梁以為内

齊侯而不稱使蓋拘於楚人使宜中之例不知此乃齊侯自伐戎歸道經魯而躬來也其言軍獲曰捷者得之又曰戎菽者蓋因管子有出戎菽及葱布之天下之說故以戎為豆非也

秋築臺于秦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穀梁傳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范氏曰秦魯地杜氏曰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張氏曰莊公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敖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身死而蕭牆之禍至與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鑒哉○啖氏曰穀梁云虞山林藪澤之利此當施於築囿下又曰倚齊桓公外無諸侯

之變故築臺此說無益於為教又曰公羊三築臺各有說一云譏臨民之所浣漱一云譏遠也一云譏臨國按一歲三築臺假如皆得其所豈無妨於人乎何用三譏其處也

冬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氏曰京房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父叔牙專政之應程氏曰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張氏曰莊公無閔雨之志獨酉戌亥之月不雨故不得歷時而言也家氏曰是歲三築臺而冬不雨明年春又城小穀與大無麥禾告糴而築郿新延廐書法相類王氏曰春秋書不雨者常陽之微然及月者書月及時者書時再歷時者書累月令曰冬不雨則一時無雨矣周之冬夏之八九十月也當是時穀已成實閔時

不雨雖未甚害亦見陰陽不調爲嗣歲之災也故特書之呂氏曰僖文之不雨或歷三時或歷四時此年纔一時不雨爾二百四十二年一時不雨者豈止一年而已而此特書之者莊公亟興土功屢見災異故詳志之也廬陵李氏曰經書不雨七趙子曰凡經時不雨告廟盟書此年及僖二年冬三年春夏雨書皆每時而一書也文二年十年十三年三書皆歷時而總書也

己未惠王十五年

三十有二年

齊桓二十四晉獻十五衛懿七蔡穆十三鄭文十二曹僖九陳宣三十一杞惠十一宋桓二十秦成二楚成十

春城小穀

左傳爲管仲也范氏曰小穀魯地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薛氏曰莊公六年後无麥苗大無麥禾螟麋蜮

蜚相繼而有大水者三中君尚當少警而公之軍旅盟會未嘗休息至於侈心一起因娶而觀社丹楹刻桷告糴之時築郿次年新廄城諸防去年三築臺而不雨今又城小穀平歲猶不可況洊飢而輕用民力乎○高氏曰杜預以小穀為齊邑左傳云為管仲城之若然聖人亦當異其文而係之齊且公雖感齊桓之私豈肯為管仲城邑昭十一年傳云齊桓城穀而寘管仲焉齊自有穀如文十七年盟穀宣十四年會穀此齊穀也非魯之小穀沙隨程氏曰齊地别有穀在濟北有管仲井非小穀也公及齊侯盟穀歸父會穀乃濟北之穀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傳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穀梁傳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杜氏曰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張氏

曰在濟州齊不以霸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汪氏曰何休謂遇禮近者為主遠者為賓然隱八年莊四年兩遇于垂垂衛地而衛序齊宋下蓋盟會則序主會者居上若遇則以簡禮相見比於不期而邂逅莫適為主故以爵之尊卑為序爵同則以國大小為序耳廬陵李氏曰齊侯欲伐衛而先會魯欲謀鄭而先遇宋魯宋之輔伯誠有功矣

附録左傳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内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鑒之鑒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内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

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

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累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杜氏曰牙慶父同母弟

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陳氏曰雖酖之而立叔孫氏棨以大夫之禮也公羊以為善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

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陳氏曰季友以君命酖牙緣君臣之義不得私其親

曷為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周禮小司寇同族有罪不即市注刑于甸師市陸淳禮記文王世子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

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劉氏曰公子牙殺也而卒之殺之當其罪故遂其隱之之意也當是時魯人知牙之罪而莫知季友之誅也聞牙之死而莫謂季友之誅也使季子謀不緣君誅不當罪則春秋猶將探其身誅之惡以示後世矣聖人原情議獄以季子之為忠於國而適於權內得親親之理外得尊尊之義故平其文使若自死然茅堂胡氏曰季子誅牙不曰刺者事適於權故以諱為善或曰周公誅管蔡而正

其罪何也曰二叔之罪彰矣故不得而掩也石氏曰兄弟之親君臣之義皆不可廢也一之於愛則義有所不立一之於義則愛有所不行於此之際非聖賢不能處也武王終管蔡導武庚以叛周公顧兄弟之愛則國必敗君必危周公不以天下徇一人之私不以私愛廢君臣之義仗大義而誅之後世不以為不仁叔牙欲立慶父季友顧兄弟之愛則慶父必立魯國必亂季子不以私恩害天下之公不以一人易一國之利奮大公而酖之後世必有以察之周公誅管蔡則暴其罪季友酖叔牙則微其跡二叔之罪已彰僖叔之罪尚隱而不可知也故以自卒為文也張氏曰或謂雖殺叔牙無補於後日子般閔公之禍是不然文姜以來胎養亂本至此已成使牙不誅則莊公之薨慶父叔牙彌縫雖有季子之忠秉禮之俗亦無所措其手矣故牙之誅乃魯國存亡之幾慶父成敗之決也春秋所以原其心而為之諱也○陸氏曰公

羊云不稱弟殺也按書公子常例也叔肸書弟自特書爾不得引以為義汪氏曰或謂牙乃叔孫氏之祖其卒距公薨時尚一月苟以是誅牙則慶父何為尚執國柄且書法全不寓微意牙實自卒夫季友非不欲誅慶父以其握兵權而莫如之何也苟謂經不寓意則當時季友隱其跡聖人因之而書卒以示季友之殺兄無罪若疑叔孫之有後則共仲以罪自經亦有後也況春秋之亂賊如齊殺無知而其後有仲孫湫宋殺督而其後有華耦華喜陳殺徵舒而其後有夏齧夏區夫安得謂為惡之臣而不以為祖耶盧陵李氏曰叔牙之事惟公羊詳諸家皆從之若如左氏則只以慶父材一語而遂殺之亦無此理杜氏曰牙慶父同母弟謚僖叔又曰慶父莊公庶兄又曰公子友莊公之母弟是慶父與牙同母而莊公與友同母也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二家不同要之杜氏得之蓋慶父

伐於餘丘時莊公年方十五不得有弟長主兵曰慶父以孟為氏是長庶之明證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是友為莊公母弟之證也但慶父本孟氏而經皆書仲孫者仲其字也共仲其諡也其後子孫以字為氏而時人猶以其長房而稱孟氏也劉炫以為慶父欲同於正適言己少次莊公為三家之長故以莊為伯而己為仲也其說亦通此三家之由始故詳具于此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左傳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

病牙之伺（音笥）也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

啖氏曰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閨闈不脩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閨閫嚴節之女子小人不尸重任賢良受託鼎足交輔則簒弒之禍曷由至哉

然則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啖氏曰凡公薨必書其所詳內事重凶變也若遇弒則不地張氏曰書月書日謹之廬陵李氏曰魯十二公得終于路寢者三公莊宣成而已又曰莊公在位

三十二年乃無志不立之君也春秋自九年以前書逆王姬會伐衛次于滑狩于禚及圍郕盟葴納糾皆罪其忘復讎之義也自十年以後齊桓方興國事未立故長勺之役魯勢稍振兩敗宋師刼齊歸地齊桓亦屈意結魯以成伯業故數年之間魯國無事正當明其政刑以貽後嗣而乃受制文姜娶仇女以續宗祀三年三至齊廷遇穀盟扈皆為姻好而出未聞東禮之君若是也故自二十四年以前書納幣觀社丹楹刻桷逆女用幣皆為一經之特筆然多麋有蜚大水日食之迭見天意未忘乎魯荆人祭叔蕭叔杞伯之迭至人心尚歸乎魯幽之盟城濮之會魯濟之遇伯主亦有資乎魯宜可以有為也而乃勤民縱欲築郿新廏城諸防城小穀一歲而三築臺焉坐置其國於宴安沈酣之域欲無危得乎至於亂本之成始於文姜成於哀姜而孟任之嬖女公子之侮家道泯然矣豈特慶父之得兵權而已哉故張氏謂春秋罪其

為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之誅也得之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己未公穀作乙未　般音班）

左傳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穀梁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

初公築臺臨黨（音掌）氏見孟任生子般焉般嘗鞭圉人犖（音洛）公薨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犖賊般成季奔陳立閔公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

君子以爲猶告也莊公過時越禮謬於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寢而嗣子見弑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爲戒哉啖氏曰未踰年曰卒未成君也未葬則名之既葬不名禮記雜記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張氏曰子般見弑而書卒者諱之也莊公主魯之社稷而君道不立上不能正其母使出入淫縱配耦不早致冢嗣之位不足舉自定內失閑家之道而使圉人犖得以戲女公子觀其告子般之言非不知犖之可誅而欲以誅殺之權委其子亦能不能殺而貽身後之患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所以舉其爲

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也或問子般子赤被弑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不覩傳文何以知之茅堂胡氏曰閔公内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殺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不日則子赤之弑可知與子野異矣廬陵李氏曰魯嗣子卒者三子般子赤子野先君未葬則名之父前子名也既葬不名亦是也○劉氏曰穀梁之說非也若有所見又不日豈不益名乎何若日之與正卒相亂哉汪氏曰或謂般之卒書日書名非遇弑今以經攷之莊公之薨十一月始葬季友之出隱而不書閔立二年而即見弑則莊死之時内亂可知矣屬辭比事論之般非令終傳必有據苟謂子般自卒而慶父請于齊以立閔公則慶父曷為又弑之耶苟以子般之卒與子野同則昭公以姊之子穆叔不欲而卒立之國以無事昭公又書即位與閔公異何耶

公子慶父如齊

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杜氏曰慶父既弑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

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音釋命仲桓南宫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

役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東萊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之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汪氏曰內大夫以君命適他國皆書如慶父弒子般而出春秋書之無異辭者既書子般卒則知其無君命矣慶父專兵日久上下畏之宜其出入自如而莫敢誰何也張氏曰慶父自

莊公即位已專兵柄而莊公昏庸耽樂不卹國事致慶父肆行姦宄陰為他日取國之計觀莊公與叔牙問答之辭使非季子應時誅之則般不復得立矣今般雖弑而尚未能取國非特季子之黨未順亦見魯俗秉禮人心未盡從也故因閔公之立告於霸主以為自託之計齊桓以方伯自任齊魯為鄰且親豈不知慶父為弑君之賊容其來使使之復歸以遺魯國之後禍即此已見其無討賊之實意而有取魯之私心春秋書慶父如齊著莊公不君養成其惡使得以出入自如而齊桓失方伯連帥之職也永嘉呂氏曰先書公子牙卒繼書公薨繼書子般卒下書公子慶父如齊未二年又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奔莒則慶父之罪亦不可掩矣其書曰孫曰奔者蓋其罪已著內不容於國人而懼罪以出是魯猶有臣子也其直書曰如者蓋其專權恣横出入自如而莫之制是魯無有討賊之人也然則微而顯矣廬陵

李氏曰經書內臣如齊不以他故者二十始於此○劉氏曰穀梁云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非也閔公不書即位足以起子般之弒爾不足以見慶父之賊也慶父弒君此魯人之難奈何反掩匿蔽覆出其罪不見乎文十八年書子卒下書季孫行父如齊則行父亦弒子赤者耶

狄伐邢

此狄入伐之始杜氏曰邢姬姓周公之胤國在廣平襄國縣張氏曰狄北狄前此雖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滅衞已二年之間塗炭兩國自以伐書著其强也

春秋大全卷十